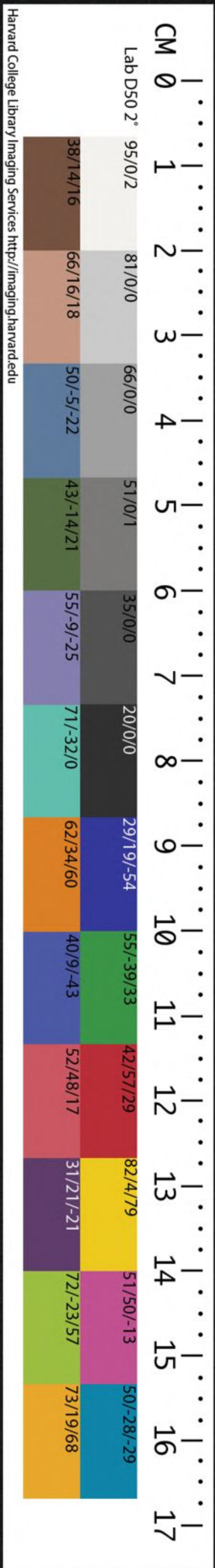


72514/42386 (16)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8

NOV 4 1957



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九

宋建安州 侯素 明太倉張 海關

後晉紀

高祖

契丹主作開書命敬瑋為大將軍

賈誼有言天子者天下之符也

也聖反唇上首顧居下則

丹雖強其大然變矣也

必若假以濟事後有太宗

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九

宋建安胡

寅著

明太倉張

溥閱

後晉紀

高祖

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瑋為大晉皇帝

論石氏君臣
行險僥倖

賈誼有言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

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為國有人乎契

丹雖強且大然蠻夷也河東雖小且弱然中國也

必若假以濟事後有太宗頡利之禽猶不足以雪



高祖稱臣之辱。况册命由之以出。國號由之以建。是契丹已有天下。不待入封丘門御正殿。朝百官。受貢計。然後爲中國主也。可以爲首。而甘於下處。豈非人道之大變。天理之反常乎。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昔楚子虔會諸侯于申。春秋書之。不殊淮夷。以預是會者。皆夷狄也。推夷狄爲盟主。相與朝事之。聽順其所爲。而不敢忤王法之所必誅。聖人之所深惡。春秋書之。示後世大戒。彼諸侯耳。其責猶如此。况石敬瑭欲爲中國主而

比面受命於契丹乎。或曰。此權時之宜。姑藉虜勢以立吾國。須它日幾會。則爲太宗之舉耳。愚謂不然。權者。權事之輕重。而從違之者也。莫大乎帝王。莫重乎理義。古之人行一不義。雖得天下而不爲。以義重於天下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以義重於富貴也。石氏君臣。父事契丹。以立晉國。是以富貴爲重。義理爲輕。已失今日之幾。安得須它日之會乎。况人命脩短。豈能自必。太宗得報突厥。亦幸而已。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禮者。法也。君子則

行法以俟命。小人則行險以徼幸。此石氏君臣是非之決也。

契丹主悉以唐將卒授帝。語之曰：勉事而主。謂帝曰：桑維翰盡忠於汝，宜以為相。帝欲留一子守河東。契丹主以帝兄子重貴為太原尹、河東帥。

耶律德光雖夷狄，亦可謂善於控御者矣。乘石敬瑭之資其力，遂取十六州之地。又聲言立趙德鈞，致敬瑭。維翰恐懼，力請然後許之，以固其約。不殺唐兵，悉以授帝，以收士卒之心。命桑維翰為宰相。

論耶律德光
善於控御

則國柄常歸乎主約之人。收葬張敬達而戒帝無大故，勿棄桑、劉二三大臣。則將相皆感其維持之恩，立重貴于河東，則石氏宗祀盡在契丹掌握矣。敬瑭之卒，年五十有一，然晚節已不堪。契丹陵辱之忿，設復壽考，安能必保信好之無虧哉！然維翰雖因德光而相，其意特欲興晉而已，固無挾虜以自重、劫主以盜權之意。猶足為賢也。

唐主挈母妻子登樓自焚。

安重誨當明宗時，嘗請殺潞王從珂，其憾起於盃

論安重誨欲
伸宿怨

酒違言為從珂所毆。從珂醒而悔謝。重誨終銜之。及重誨既貴用事。自帝二子皆敬事不少懈。而從珂帥河中亦帶平章事。故重誨深惡之。使河中衙內將逐之。而請以失守誅之。此皆欲伸其宿怨。與排遏王建立等一意。非能為明宗防未然之患也。而歐陽氏乃謂重誨先事而言。忠不見信。謀之不臧。至於赤族。則非事理之實矣。

二年

吳徐知誥以李德誠周本位望隆重。欲使之帥眾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

周本持義

力周弘祚

出父廢君

楊氏之危。使我為此。可乎。其子弘祚強之。不得已。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君令臣從。父令子從。夫令婦從。中國令夷狄從。理之正也。一失其理。則君聽於臣。父聽於子。夫聽於婦。中國聽於夷狄。而天下不任其亂矣。周本自以吳室舊臣。不肯勸進於齊。乃持義不力。為子所奪。夫為人子。以廢君強其父。是與廢父何異。方諸郟超。則超猶得為孝。世衰道微。一至此極。嗟乎。

綱目錄其文

和凝為端明殿學士。不通賓客。耀州團練判官張誼

讀史管見 卷二十九 四
致書曰。雖安身爲便。如負國何。凝竒之薦於朝。除左拾遺。誼上言。北夷有援立之功。宜外敦信好。內謹邊備。不可自逸。以啟戎心。帝然之。

攻已闕而。知其賢。和凝有過人之度。觸時忌而納其說。晉祖有預防之憂。善矣。凝知誼賢而亟薦之。非徒知之而已。晉祖納誼說而未能有行焉。則必明其利害。勢有所不可也。夫外敦信好。則威儀賄賂。有不可虛拘之實。內謹邊備。則城池軍旅。有不可掩匿之事。使高祖遂爲此。安能並行而不相悖。

論晉祖不問張誼之策爲可惜

然則備豫內脩。而聲形外見。戎心未啟。而我則先之。此於稱臣稱子。事之至難者。誼獻此言。必有其策。惜乎高祖不之問也。

吳主禪位于齊。李德誠等帥百官勸進。宋齊丘不肯署表。齊王誥卽位。國號唐。尊吳主爲讓皇。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惟齊丘不樂。唐主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以齊丘爲左丞相。而不預政事。齊丘愠曰。可不用老臣矣。唐主謝之。

宋齊丘不以徐誥受禪爲是。當諫。再三諫而不從。

論宋齊丘有說於荀文若

則當去。豈得為異。又相之乎。其有愧於荀文若。劉穆之遠矣。二公之死。蓋不獲已。齊丘之生。無羞惡也。徐誥所以處齊丘。以三十年交舊。曲意包容。蓋終長者。而齊丘情偽。悻悻多變。真小人也。是故為義。而有利心。為利。而求義名。二者不可得兼。使小人每視前事。而要其歸。亦必惟義之從。不為爾矣。孟子曰。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五代中原四方。孰非盜者。然創業之人。得之艱勤。往往勉於行善。雖曰竊名字。盜土宇。夷攷其事。乃有承平宴安庸常。

之主所不能及。彼以四海之大。荒忽怠傲而失之。此以一旅之微。儉勤兢業而得之。國家既立。政事足稱。一方之民。安土樂俗。則不可謂之盜矣。歐陽公以正統與朱全忠。而以盜目楊行密。豈以其所就有大小耶。

三年

帝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謂契丹主為父皇帝。契丹主屢止帝上表稱臣。但令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

石氏稱臣子於夷狄。安行而不耻者。習慣如自然也。前未有此。何以言其習慣。五代以來。好養義子。

石敬瑭患
患失無所
至

至於廝役盜賊爲之。廝役至賤。盜賊至惡。一旦推爲天屬之親。與已生無別。則拜夷狄爲君爲父。亦何難之有。夫莫親於父子。非可僞合。故義子必從其父之姓。石氏旣父德光。而不改姓耶律。豈非以姓不可改耶。姓不可改而稱父子。以僞相有。非敬。唐患得患失無所不至。亦豈忍以七年偷安之富貴。易千古不義之疵毀哉。孟子不云乎。居中國。去人倫。如之何其可也。

遣兵部尚書王權使契丹。權曰。吾安能向穹廬屈膝。

帝怒停官

論王權可謂君子

唐末五代。臣弑君子。弑父無姓之戎。爲中國主。遂舉中國臣於夷狄。孔子之所惡。春秋之所治者。靡不具矣。然以石氏之臣。攷之。請勿稱子。則有劉光遠。閉城拒命。則有王巒。挺身南歸。則有郭從威。勸之爲備。則有張誼。耻於臣事。則有安重榮。不肯屈膝。則有王權。用是見理義出於人心。雖世亂之極。有不可滅者。權之言。非特陳情。亦以譏帝也。爲晉祖者。聲言權訕君避事之罪。小則竄流。大則誅殺。

夫然後足以一具僚之志。稱事狄之禮。今止於停
任而已。是則晉祖固有未忘之良心。特爲大欲所
迫。不獲已也。不然。何爲聽張誼謹備之言。慮契丹
異日之患。徙澶州城跨德勝津。選建廣晉彰德永
清三帥乎。夫利之所在。小人所趨。固不擇是非可
否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從權臣。利
在敵國。則從敵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石氏君相
臣服契丹。乃利在夷狄之時。晉朝諸臣。得預使乎
之選。豈非至榮。爵列既升。賄賜又厚。王權不此之

顧。而以向穹廬下拜爲耻。甘心黜免而不悔。是非
羞惡之端。皎然著明。可謂君子矣。

主徐誥復姓李。更名昇。爲李氏考妣發哀。斬衰居
廬。如初喪禮。立唐宗廟。以高祖太宗義祖爲不祧之
主。

亂臣賊子。初未必有篡弑之心。形勢旣成。譬之騎
虎。不得中下。使之至此。皆君父之過也。楊行密得
李氏子愛之。而諸子不容。乃以與徐溫。溫旣取吳。
其子之才。皆不能出知誥之上。遂爲知誥所取。據

論楊氏之過
徐氏之失

綱目節錄其

溫誥之初，依附人以求富貴耳。而終乃移其國。故假宰相以權，楊氏之過也。用異姓為子，徐氏之失也。其自滅宜矣。徐誥既復姓，為考妣發哀成服，是也。而必祖唐，慕名失實，與徐氏何異乎。

梁太祖以來，大政多與崇政樞密使議之。宰相受命行制勅，講典故，治文書而已。帝懲安重誨專橫，廢樞密院，以印付中書，委宰相分院判事。

梁之崇政使，乃唐樞密之職。唐以宦者為之。梁戒其禍，更用士人。雖備顧問參謀議於中，不專行事。

論石晉樞密
完名廢而實
有

綱目節錄其

權實重於宰相，至郭崇韜、安重誨復樞密之名。而歐陽氏乃謂權始侔於宰相，恐考之未詳也。其口後世因之，遂分為二：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樞密。樞密之任既隆，而宰相失其職。此言是也。石晉廢院，當矣。猶存其印，而委宰相分判其事，是名廢而實存必也。宰相無所不統，削去院事之稱，而銷毀其印，罷其司，存文書府史，然後可以責成宰相，如古王者之制矣。

西京留守楊光遠上言，桑維翰遷除不公，與民爭利。

出維翰爲彰德帥

無心於挾虜

石氏之帝維翰功力居多使維翰而小人也必陰
結契丹以自重上則脅制其主使惟已之用而不
用他人下則控勒士大夫使惟已之譽而不敢議
已晉祖既受命契丹以維翰爲相亦當謹守初約
無大故不棄也今楊光遠乃以外臣論執政過失
而罷其樞密使又上疏專言維翰遷除不公與民
爭利而罷其平章事光遠無契丹之援而反重維
翰有契丹之援而反輕于以見維翰志在興晉而

無心於挾虜使其北向負恃深得虜意雖高祖亦
不敢有所前卻况光遠乎

帝訪馮道以軍謀對曰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
守歷代成規而已帝以爲然

道所謂歷代者指梁以來梁至晉雖三朝經五六
主矣此三朝五六主者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
有之夫安得可守之成規耶道相明宗不能爲之
定嗣以召鳳翔之師及相廢帝不能爲之防患以
致河東之變石祖聞其言而不思其事遽以爲然

論石晉君臣
不知宰相之
職業

蓋其君臣皆不知宰相之職業也。故為君者以腹心委之樞密，而為相者受成命，行制勅，講典故，署文書而已。至是雖罷樞密，而大政密謀猶人主自決，宰相不預聞也。宰相無所不統，而大政密謀不得預聞，則興亡之際固不任責。時君亦不以責之，使姦邪之人得以饗處富貴晏然而不耻也。向若石祖聞道言而思成規之效，或少警矣。

五年

北都留守安彥威入朝，帝曰：吾重信義，契丹以義救我，我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之，深副

朕意。對曰：陛下以蒼生之故，猶卑辭厚幣，臣何屈節之有。

論安彥威語

晉高祖之言，可謂實矣。以一身之故，不敢有飾言，而安彥威乃以帝為蒼生答之，何其諂諛歟。古之聖王，謹華夷之辨者，正恐其猾夏禍亂浸淫，不可勝治也。如取其為蒼生，則召陵城濮之績，不應見

於春秋，而被髮左衽之憂，不應歸功於管仲矣。考

晉事之始，稱臣稱子，割十六州為賂，然後契丹立之。方是時，高祖未有中國之分，其存亡得喪，蒼生

何預焉。及出帝立，景延廣欲叛契丹。李崧曰：「當爲社稷計，則猶可云爾。」

西京留守楊光遠入朝，徙爲平盧節度使，進爵東平王。

信者帝王之大寶，唐廢帝篡弒得國，未有治之者，亦少安矣。獨以失信於晉陽，遂取亡滅。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聖人以信易食，荅子貢之問。春秋善胥命，惡誓盟，取荀息之死，嘉蕭魚之會。蓋嘗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

論晉祖不當貸楊光遠擅殺范延光之罪

何以行之哉。石祖遭潞王失信之疑，其於契丹以守信爲重，旣許范延光以不死，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吾無以享國。」可謂確矣。而楊光遠擅殺之，使延廣臨禍，以鐵券爲言，光遠之罪，豈可貸乎。會其入朝，帝當責以專殺戮而尸之，爲延光報仇，則信義兼著，恩威並行，曾不能然。復寵以王爵，易處大藩。他日又襲晉安降虜之故，召契丹以攻晉。晉祖於知人用法，兩失之矣。然則范延光之死，不獨以重載招禍，蓋高祖不當從光遠之請，使延光居

綱目節錄其文

其治下也。延光之反，光遠為大將，攻之歲餘，不能下。高祖以計降之，此固光遠所歎其欲圖延光也。久矣。而高祖不之覺，使墮其計中，又不為之報仇，是亦高祖殺之也。無以享國之言，五年而復，可畏哉。

六年

成德節度使安重榮耻臣契丹，上表請擊之。帝不許，遂舉兵反。兵敗，為其下所殺。

論安重榮匹夫之勇

安重榮耻臣契丹，是也。請不獲命而興師，則叛而已矣。故其心似忠而非忠，似正而非正，不能釋位

綱目全錄其

而去者。無寧訓齊師旅，富民保境，以待君命，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不能小忍，卒蹈大難，蓋匹夫之勇，淺中之見，不足尚也。

以劉知遠為北京留守，知遠微時在晉陽，嘗牧馬，犯僧田，僧笞之。至是召其僧，慰喻贈遺，眾心大悅。

論安重誨張格石勒劉知遠四人器局

安重誨不忘從珂之毆，張格不忘曾柔之窘，不能免其身。石勒釋憾於季楊，劉知遠平怨於僧人，終以濟其大業。夫四人成敗，豈專為此一事。史之記之也，亦欲使人由此以觀四人之器局。一事如此。

他事從可知矣。據崇高之地，有容載之勢，而芥蒂
不忘，睚眦必報，懼者眾矣。其誰肯輸情素布四體，
為之用乎？使石勒知遠，忿然快意，夫何難者？然寧
恐而不為，則以所圖者大也。勉於蓄德，尚能爾。况
君子以天下為度者乎？

馮道李崧屢薦杜重威之能，使代劉知遠。知遠由是
恨二相。

晉祖心虞契丹為後世患，而謬於用人。為楊光遠
而出桑維翰，為杜重威而出劉知遠。此亡國之本。

論馮道荐杜
重威景延廣

綱目全錄其
文

也。契丹之事，翰遠任之有餘矣。委付不專，則心不
固。施設不久，則政不堅。它日契丹入寇，維翰無權
而知遠顧望。蓋晉祖使然也。宰相以知人善任使
為賢。馮道先薦杜重威，復引景延廣。此二人者實
喪晉國。繼之者猶用而不置，是不可曉也。

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即位。溫恭好書禮士。問倉吏
今畜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
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錢氏當五代時，不廢中國貢獻，又有四鄰之交。史

論通鑑五代
史庫實

氏乃謂自武穆王鏐常重歛以事奢侈下至魚鷄
卵殼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
吏各持簿立于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爲笞
數笞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至百
餘人不堪其苦信斯言也是取之盡錙銖而用之
如泥沙安得倉廩有十年之積而又寬境內三年
之稅則其養民亦厚矣故如史所載則錢氏宜先
亡而享國最久何也是故司馬氏記弘佐復稅之
事而五代史不載歐陽公記錢氏重歛之虐而通

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

七年
漢高祖龔爲人辯察猜忌以士人多爲子孫計故專
任宦者

論宦者無父
子安有君臣

劉龔之不智哉人惟愛其親故及人之親愛其子
故及人之子何者推類故也鳥獸不可與同羣者
彼不能推故也是故韋玄成讓爵宣帝以之感淮
陽張佚正色光武使之傳儲嗣李勣出於羣盜太
宗失於託孤潘崇爲人不端楚成謬於教子彼趙
高胡亥之事亦昭昭矣龔乃疑士人而宦者是信

宦者無父何以知孝無子何以知慈無父子慈孝之心安得有君臣忠厚之道而能為長久計乎

帝寢疾一日馮道獨對命幼子重睿拜之又令宦官抱置道懷意欲道輔立之帝殂道與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為嗣

晉獻公殺太子申生逐重耳夷吾而立其所愛屬於荀息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不濟則死之考其事之是非荀息從君於昏者也其守信不二非可復之言也而春秋以死節許之者立輕

論馮道背顧命以自結於虜

諾苟從反覆失信之教也晉高祖以幼子委馮道道不可者盍登時明言之乃含糊不對高祖必謂道已喻意矣死肉未寒乃背顧命其視荀息為如何初高祖見諸子于契丹主契丹主指重貴曰此可也其時雖為擇留守晉陽者然契丹主固已有立之之意矣高祖舍重貴而託重榮是不欲再世受命于契丹也馮道背之將以自結于虜耳其曰國家多難宜立長君者非情實也春秋之義國君與大夫盟則以為恥而為之諱况天子而為夷狄

綱目節錄其
文

所立辱孰甚焉。視君屈辱無憤耻之心。則將安於
篡弑易位之朝。坦然不疑。而三綱絕矣。而臨川王
氏。眉山蘇氏。皆盛稱馮道。曾不少訾。則不知其意
之所存也。

齊王

八年

大臣議奉表稱臣。告哀於契丹。景延廣請致書稱孫
而不臣。帝從之。契丹大怒。遣使責讓。延廣復荅以不
遜語。

論景延廣慨
然欲洗晉耻

卽事而論。景延廣任亡晉之罪。無可贖者。卽情而

論。是亦劉知遠。郭崇威。王巒。王權。諸人所見。彼數
人者。適不用而延廣適當權耳。觀延廣激怒契丹
若與晉有深仇。致虜兵以亡之者。其實則以晉父
事虜。中外人心。皆不能平。故慨然欲一洒之。而不
思輕背信好。自生釁端。公卿不同謀。將帥有異意。
君德荒穢。民力困竭。乃與虜鬪。何能善終。狹中淺
謀。一朝之忿。亡其身。及其君。嗟夫。使延廣知慮
善以動。動惟厥時之義。姑守前約。而內修政事。不
越三四年。可以得志於北狄矣。

綱目節錄其
文

論出帝封皇
伯敬儒爲宋
王之失理

追封敬儒爲宋王

五代史於晉高祖書封子重貴爲齊王。於出帝書封皇伯敬儒爲宋王。而曰豈無意哉。自以謂深有意也。其析而辨之曰。重貴書子可矣。敬儒出帝父也。而書皇伯者。出帝立不以正。而絕其所生也。使高祖無子。出帝得爲後而立以正。則不待絕其所生而爵之以欺天下也。所謂子者。未有不由父而生。故爲人後者。必有所生之父。有所後之父。此理之自然。何必諱哉。聖人又以爲人後者。所承重。故

加其服以斬。然恩有屈於義。故降其服以期。服外物也。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故著於經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自三代以來用之。而晉氏不用。蓋亦習見閭閻鄙俚。苟偷竊取欺僞諱之之事也。豈可以人理責哉。其意甚決。其詞甚費。而不自知其理之失也。出繼之子。固有所生。有所後矣。旣有所後。則不得號其所生。曰父母。故以伯父母若叔父母稱之。天生萬物。皆一本也。豈有二本者乎。不得已而以兄弟之子爲子。述天理而時措之。則

言身管身 卷二十九
父母之稱歸於所後而變於所生矣。禮云爲其父母報者以不可云爲其伯父母叔父母報也。云爲其伯父母叔父母報則無以辨其爲人後矣。此立言之勢非許其稱父母也。如許其稱父母是聖人立二本之教。率天下而墨道也。臣不可有二心於君而子可有二心於父乎。夫苟偷竊取嬰孩襁褓而自欺曰我之所生其子亦諱其所從生而欺其九族曰今父真我父吾固無兩父者此則閭閻鄙俚之習矣。學士大夫之家非苟偷竊取不自欺曰

我之所生我以無子之故此取諸兄或弟也其子亦曰我固有所生今爲人後不得顧私親矣如此無欺無僞不如閭閻鄙俚之習豈不簡易明白可爲通制而公行曷嘗諱哉不此之論而徒取閭閻鄙俚之習以例夫取兄弟之子以爲後者謂皆有苟竊欺僞之行則過矣又曰服外物也故可以加可以降而父母之名不可改夫服稱情而爲輕重者也衰斬功總被於身雖曰在外而擗踊哭泣發於心豈亦外耶使爲人後之人不得已而爲所後

服衰麻而情實不至。爲所生服菴齊而情實過之。其爲苟竊欺僞。又有甚於閭閻鄙俚之習矣。爲彼則不可爲此。則可乎。服而或加或降者。以恩屈於義也。屈所生之恩。以伸所後之義。則恩輕而義重矣。恩輕而義重。則所生父母固可名之曰伯父母。叔父母矣。此乃自三代以來。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同用。豈特晉出帝哉。晉氏之失。乃不在此。按史宋王敬儒者。以塘之兄也。信義英進。眷果六子。而冠以重字者。以塘之子也。重貴者。敬儒之子。高祖子

之爲子也。則未知高祖未有子之時。已子重貴乎。抑四子已死。眷果未生。而子之乎。又不知敬儒惟重貴一子乎。或重貴有兄及弟乎。使高祖未有子。或四子已死。眷果未生。敬儒又自有長子。則重貴爲高祖子。何不可耶。必也高祖既有子。而敬儒無子。則高祖當以重貴歸之。而重貴不得貪所繼。而忘其本也。雖然。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而君子猶謂可無兄弟。而繼祖之宗。復絕。則雖長子亦當繼祖。此可以義起者。石祖盡出諸子。見耶律德光。德光

指重貴爲可以此攷之必敬瑋未有子之時取諸其兄後雖有子相繼早世睿果又幼故勢不得歸之歟敬儒之有子無子及重貴爲長爲次皆無所考證史亦不知敬儒於高祖爲親疎又疑敬儒當高祖世不得封及出帝然後封之此亦非難喻者高祖不封敬儒必以屬疎而未及也出帝封之固爲所生之親耳重果夭高祖疾革命抱重睿寘馮道懷中乃齧亂兒也高祖爲帝之初重貴已堪留守北京年亦長矣又歷高祖在位七年高祖乃欲

背契丹所指而立齧亂之重睿以當君父之契丹此馮道所以難於負荷也原道之心豈爲不以重貴爲高祖子則不得立特從契丹之所謂可者而已亦非有意諱其所生而欺天下也若曰重睿在重貴安得立其立不以正猶之可也有如無重睿則重貴之立固以正矣封敬儒爲宋王是臣之臣之不可也則稱高祖曰皇考而母李太后於宮中又稱宋王曰皇父而用追王之禮冊皇父爲皇帝而母安太妃於別宮此漢哀及段猶冷褒得罪於

當年與來世者。歐陽公必欲以私意是之。安能易喪禮加斬報服之正法哉。夫天人無二道。心迹不可判。此孔孟之學也。於司天考而見歐陽氏之分天於人。於論為人後而見歐陽氏之別心於迹。使其槩乎有聞。則其論不至若是慎。而使天下之為父子者不定也。

唐主疽發於背。謂齊王璟曰。吾餌金石。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

生不可益而疾可治。漢高猶曰。命乃在天。雖扁鵲

論餌藥求壽 皆繇貪本不

何益。今無疾而餌藥以求益生之祥。其惑不待貶也。然坐此致斃者幾何人。而莫之戒者。貪本不除也。方士教人延年不死。釋氏教人死而得果。惟貪者入之。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異端之學。或割除親愛。或遺棄萬事。灰心稿形於寂寞之濱。若無欲者。而望輕舉。冀後身。其欲莫大焉。君子不可不慎也。

夏四月朔日食

五代史司天考言史官所記日月五星之變。至於

論晉出帝卽位未幾有陰

氛稜形象出沒銷散其說難據至於日又有冠珥環暈纓組負抱戴履背氣或十人之中所見七八而背氣尤多夫以春秋災異衆矣孔子悉書之尤謹於日然二百四十二年之久寧無冠珥等象乃未嘗及獨以食爲異焉而後世尤忌正陽之朔正陽之朔而日食其君鮮不及禍者故杜預釋正月之朔慝未作曰四月正陽之月慝陰氣也天福八年夏四月晉出帝卽位未幾失德未形而有陰慝掩陽之徵天之告戒亦著矣帝苟鑒唐莊宗近事

或、少、警、乎、

立皇后馮氏初高祖愛少弟重胤養以爲子爲娶馮氏女重胤早卒馮夫人寡居帝遂納之

論馮道視祭
淫猶常事

出帝之少也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久之不能通大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也禮文之繁碎與其制度所謂當年不能究其業終身不能極其數固難通也若其大義施於父子君臣人倫之際者王震當引譬目前之事以證先聖之教則雖市人有或可曉何出帝如是之情乎此乃王震腐儒學

不知要、徒尚文義、叢腔軫轉、逃塞人之知見、故使將家子尤難於悟入。震則然矣。馮道非武人、於馮后之事、曾無一言以警君、昏視其烝淫、猶常事然、蓋其心習於順從、爲固寵安身之計。雖朝爲君臣、莫爲仇敵、無所不可。則馮后之事、道固不以爲異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閩主曦欲杖御史中丞、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辟、豈宜加之箠楚、乃釋之、庶人貧賤、不能備禮、故不責以行禮、大夫尊貴、不

綱目節錄其
文

論王安后不
若鄭元弼

可加刑、故不使之受刑、非固欲然、因其勢也。賈誼得聖人之意、故引投鼠忌噐之論。二世見當以重法之禍、以警文帝。自是漢不加刑於大臣、大臣有罪、皆自殺、而臨川王氏反此義爲之說曰：禮不可以庶人爲下而不用、刑不可以大夫爲上而不施、其意非爲化民成俗而興禮教也。直欲殺戮故老、以制異已耳。豈非邪說害義之大乎。以區區之閩、無道之曦、猶能爲鄭元弼正論而自屈。談經佐王、乃祖韓非商鞅之術、曾元弼之不若、而世猶尊信

之何哉。

晉開運元年

唐給事中蕭儼以直言貶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它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今日反見防耶晟漸懼遽罷之

論孫晟不憾蕭儼之言

服過為難受責如流秦穆之所以自警孔子之所以深取之也孫晟唐之良臣其欲令太后臨朝也特以遏馮延巳之徒謀之不臧而已非生厲階也而蕭儼直以幾危社稷責之過矣晟乃能內愧又加懼心不以儼言為憾因而擠之又下石焉不亦

綱目節錄其文

賢乎或問服過為難受責如流者皆可與耶曰人心不同有虛而受之有泛而聽之有外示容納中實拒之虛而受之克已改過誠君子也泛而聽之焉能為有焉能為無愿而不立者也外示容納一以收聽言之名二以察異同之趣中實拒之則其僻見邪志自有所主而不肯與人論辨恐人之窺之而諫之此大姦大慝之人也若槩以受責如流許之則堯舜之所憂畏而難之者也

帝居喪暮年即於宮中奏細聲女樂及出師常令奏

三絃琵琶和以羌笛擊鼓歌舞曰此非樂也百官奏請聽樂帝不許

失禮之君蓋有未朞而用吉者矣出帝逾年聽樂又避其名辭羣臣之請孟子所謂王猶足用爲善者而當時百官無一人規諫反因而勸之是舉朝皆逢惡者國欲不亡得乎亡國者未必皆力爲不善爲臣下所迷誤多矣納叔母爲妻而不諫宅大變鼓樂而不諫它日桑維翰諫其侈費固不聽也侈費之事得與彼二者班乎

以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爲北面行營都統順國節度使杜威爲都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丹桑維翰一制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時人服其膽畧契丹之入寇也帝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皆不至帝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至是雖以爲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慎事自守而已

宰制運動據權之所易知人善任當國之所難是時劉知遠杜仲威李守貞張從恩張彥澤之徒皆

論晉舉朝近

論桑維翰於
知人善任則
不足

爲制將而維翰不能區別諸人才否。旣一槩用之。又不委知遠以權謀議。不得預聞。此失之大者。維翰非於知遠有憾。特不深知之耳。或曰。知遠先恨李崧。又恨出帝。君臣有隙。未易平也。曰。維翰不欲禦敵則已。必欲禦敵。師克在和。無寧力啟上心。解崧之意。使加禮河東。又致書知遠。使坦懷釋怨。以濟國爲務。而專付統御之權。晉亦豈遽亡乎。由是觀之。維翰於宰制運動。固有餘裕。而知人善任。則不足矣。

綱目全錄其
文

楊光遠與契丹合兵入寇。契丹敗去。帝命李守貞討光遠於青州。契丹援兵不至。其子承勳承祚承信勸光遠降。光遠不許。遂縱火大譟。劫其宮。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朝廷以光遠罪大。而諸子歸命。難於顯誅。乃命李守貞以便宜從事。守貞殺光遠。起復承勳爲汝州防禦使。承勳後爲契丹嚮而食之。

楊光遠始者不肯臣事契丹。似也。旣而舉兵與契丹合。則向來之請。乃託以爲名。其情實反矣。承勳及二弟迫其父。開門納官軍。變而不失正。亦可矣。

楊光遠父
承勳
承祚
承信
承勳

二年

光遠為李守貞所殺而已受汝州防禦之命於心何安無乃被圍之時自虞及禍故為劫降之計歟操心如此亦豈能免非契丹能戕之蓋自取也帝之澶州諸軍以次北上劉知遠聞之歎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強胡勝之猶有後患况不勝乎

論劉知遠有
弊虜良策

以知遠自守之言思之晉若用之為統帥必以保境不戰為務此固弊虜之良策也晉之所以大困者正由無歲不戰耳向使河北諸鎮厚畜其力相為犄角虜來則禦去則勿追以逸待勞須其可乘之勢耶律德光豈能得志於中國知遠非徒以此處晉室事宜其所以保河東者正用此術故深惜出帝疑之李崧疎之而桑維翰用之不盡其才也契丹大敗于陽城諸將請追之杜威李守貞曰不若全軍而還

兵法窮寇勿追而唐太宗討薛仁果劉黑闥宋金剛之徒皆乘其奔收追而擊之不遺餘力恐其稍緩計成又難取也故窮寇之或追或不追歸師之

杜威守
八年

或○過○或○不○過○惟○其○可○而○已○契○丹○陽○城○之○敗○勢○如○崩
山○下○馬○者○不○復○能○上○德○光○乘○橐○馳○而○走○其○非○僞○遁
而○有○覆○明○矣○所○宜○蒐○簡○精○銳○分○道○而○躡○之○待○其○勢
窘○然○後○與○之○立○約○縱○使○歸○國○此○乃○止○其○入○寇○之○良
圖○也○雖○然○杜○威○李○守○貞○方○有○異○志○欲○襲○晉○祖○之○事
苟○知○此○策○尚○不○肯○爲○况○不○知○乎○

契丹連歲入寇桑維翰勸帝復請和帝遣使奉表稱
臣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
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謂其無和意乃止及契丹主

論契丹詭詐
之智

入大梁謂李崧曰向若吾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
當時及後世聞契丹不戰之言鮮不追咎不再使
之失夫豈契丹真情哉夷狄貪而無親惟利是就
彼初立石氏時已納趙德鈞之言其後又受楊光
遠之款又聽趙延壽之計使石氏既亡而中國不
可取則又用前術付之一人而享其利耳既已得
汴謬爲好語以欺衆謂過不在我此夷狄詭詐之
智也未幾對趙延壽曰吾五年不解甲豈爲他人
其情如何或者輕忽士大夫之正議廢格經書之

大訓反譽夷狄謂非中國所及信而不疑順而不逆有令必聽有欲必從不戒石晉滅亡之禍亦獨何哉。

三年

二月朔日食

出帝在位五年日比歲四食天象告戒勤矣考之五代史出帝時有大蝗大旱大雨霖河決溢之災蓋悉書之而日食變異之大者乃不一書曰春秋天人備述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蓋聖人之於天地鬼神以不可知爲言其可知者人而已又曰

論歐陽修不知天人一理占術一道

司天掌日月星辰四時二十四氣七十二侯行十日十二辰以爲曆而謹察其變者以爲占占者非常之兆也其術藏於有司曆者有常之數也其法信於天下術有時而用信不可一日而差蓋有國之所重也此說蓋不知天人一理占術一道也使占家昧於推步之數曆家昧於變動之象則安能臻其妙乎蝗旱霖雨豈人力所爲旣書之以爲災則天象變動其異尤大安得不以爲懼耶儒者博極羣書據經持論將以明斯道沃人主而不明天

讀史管見 卷二十九
人合一之理不達仲尼所書日食之意則於晉出
帝又何責焉

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祚遣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
城內附乞朝廷發輕兵襲之已爲內應巒與天雄節
度使杜威奏瀛莫乘此可取馮玉李崧以爲然大發
兵赴之

君人者聽聰視明則四海雖遠可不出戶而知之
矣聰明奈何耳目無蔽也無蔽奈何所任得人也
書曰臣作朕股肱耳目是寄耳目於輔相也又曰

論出帝自塗
其耳目

爾無昵于儉人充耳目之官是寄耳目於臣僕也
又曰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是寄耳目於諸侯也
貴而輔相次而臣僕衆而諸侯莫不得公忠通達
之人而無諂諛蒙蔽之患則何幽之不聞何隱之
不見乎馮玉以女寵與政不足責矣李崧爲相先
信趙延壽思歸又信劉延祚內附遂興大衆爲虜
所致向使桑維翰劉知遠當之必能踰度情僞不
輕舉措以取敗亡然則專國者李崧也任崧者出
帝也當用者不用當信者不信自塗其耳目至於

路仆又誰咎哉

杜重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兵由是禁軍皆在其麾
下

事之遠者容或不知耳目所接宜得法戒矣覆轍
在前躬駕而蹈非其不靈有所蔽也出帝之蔽謂
何愛其姊施及其夫故有罪不治有請必從驕將
握兵有罪不治有請必從此固反逆之端堅冰之
戒也陽城之役重威初不欲戰爲諸將所迫旣幸
而勝又不肯追虜其心異矣桑維翰請因其擅離

本鎮而廢之庶無後患可謂著龜之見矣及其使
公主請益兵盡取禁軍而去乃康義誠之策出帝
猶不悟夫高祖社稷與弟兄一言孰重大臣匡救
與私戚懇請孰切信愛之極至使宗廟爲墟豈其
心固欲如是哉蔽而不自知也夫公主與帝非同
母其心固爲杜氏况有高祖故事乎高祖以姑之
夫而取唐則杜重威豈不欲以姊之夫而代晉與
其爲帝之姊爲節度使之妻曷若爲帝之后爲天
下之母此乃杜郎夫婦之志也

論桑維翰無
他策

開封尹桑維翰請見言事，帝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退曰：晉氏不血食矣。史載維翰請見言事，而不知其所欲言，讀之者皆有遺恨焉。惜其言之不達，而晉之亡也，以愚度之，維翰非有他策，不過勸帝稱臣謝過，割關南境土以增賂耳。此可以救目前之危，終不足以弭異日之禍。蓋與夷狄共事，勢均力敵，猶且見圖，况爲之下乎。以古事考之，莫不然也。

杜威之降契丹也，皇甫遇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將兵先入大梁，遇辭至平棘，謂從者曰：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

論皇甫遇之
事通鑑爲信

契丹之再入寇也，皇甫遇與慕容彥超覘虜于榆林店，力戰被圍，安審琦曰：皇甫太師寂無聲問，必爲虜所困，引兵救之。張從恩曰：若虜衆大至，盡吾軍不足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當死生以之。萬一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水而前，契丹望見卽解去。當是時，遇以數千當虜數萬，自午至暮而不折北，亦可謂勇矣。五代史

綱目錄其文

稱杜威召諸將示以降表。遇等愕然不對。遂以次署名。麾其下解甲。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絕吭而死。歐陽子譏之曰。使遇奮然攘袂而起。殺杜威于坐中。雖不幸而不免。猶爲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旣俛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而司馬氏編年通鑑。乃云方杜威之降。遇不預謀。及契丹使之將。又辭不受。遇一人爾。如五代史則鄙夫也。如通鑑則節士也。其相去遠矣。當誰之信。使無考異以折衷。則遇亦威耳。尚論取予。可不慎哉。

張彥澤降契丹。契丹主遣彥澤倍道疾驅。先取大梁。城中大擾。彥澤召桑維翰。維翰知不免。謂李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反。令維翰死之。何也。維翰見彥澤。責以負恩。是夕見殺。

桑國僑責李崧是也。據一時言之可耳。治亂皆有本原。古之王者。必由正道。始之以正。尚不能使子孫善守而永世。况始之不以正乎。石敬瑭劉知遠皆起晉陽。以知遠觀之。所對者新勝之契丹。豈潞

論桑維翰有
謀國誤國之
罪

綱目全錄其
文

王危亡之比。然知遠崛然自奮，亦克有立。則知國
僑稱臣割地，以急近功。其策大失。譬猶拊摩豺虎，
與之共守犬羊。終見啗齧，必至之理也。是則維翰
雖無當國亡國之惡，而有謀國誤國之罪矣。雖然，
維翰非取怒契丹者，固可預通情款，求庇其身。而
初不相聞，死於張彥澤之手。故曰志在興晉，而不
為身謀，亦足為賢矣。
契丹主怒張彥澤剽掠，斬於市，仍命剖其心，以祭所
殺士大夫。市人破腦取髓，齧肉食之。

漢劉知遠立
仍稱天福十
三年

石氏尚軍
力而不解軍
政

歐陽子曰：視彥澤重威之死，而晉人所以甘心者，
可見晉人之憤嫉怨怒於二人，非一日也。天下惡
之如彼，晉方任之如此，豈非臨亂之君，各賢其臣
歟。愚謂是則然矣。然彥澤之見任而得權，自石敬
瑭時。敬瑭與之連姻，又嘉其有軍功，故使為藩鎮。
戕書記張式，諫官刑部凡五六人，極諫力論，終不
能回眷待之意。以養成其亂。由石氏雖尚軍功，而
不知軍政也。君子有言：三綱軍政之本，聖人作春
秋，寓軍政於三綱。其陣法隱然如天建地設，最堅

而不可破。非魚麗偃月之比也。兵家上策，先自治。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有措而不亂，乃戡亂除殘。百戰百勝之幾也。春秋書宰咺歸賵，考宮獻羽，子氏薨而不葬，此軍政行乎夫婦之間者也。室叔毋爲妻，則夫婦之義亡矣。隱公得國，不書卽位，州吁弑君，不稱公子，此軍政行乎父子之間者也。以蠻夷爲父，則父子之倫廢矣。天王崩而不書奔喪，武氏子求賻而不書會葬，此軍政行乎君臣之間者也。爲中國主而臣于契丹，則君臣之道亂矣。三

者既失，雖日行善政，月施良法，亦不足以救大本之顛。又况政法不立，如庇重威彥澤之類乎。是故力足以扛鼎揭旗，勇足以扼虎曳象，總貔貅之士，連百萬之衆，曰勝而勝，曰取而取，若無敵於天下者，而三綱不立，軍政無本，終不能濟以古而監，何代不然。

契丹鎖景延廣，送歸其國，延廣扼吭而死。

與晉者桑維翰也，亡晉者景延廣也。二人用心異，而受禍同，何也。歐陽子曰：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

論桑維翰和契丹於前景
廣激契丹

事者常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古之待夷狄者。或限
隔之。或驅斥之。或禮貌之。猶不能絕其侵陵暴侮
之患。而資其力。倚其勢。交通餽餉。便便惟謹。宗廟
社稷之敬。有不逮焉。伯父叔舅之眷。有不及焉。夷
狄天性貪而無親。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然則維翰
和之於前。延廣激之於後。皆所以召之也。故傳曰
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後之謀人國者。可不畏哉。可
不戒哉。

後漢紀

高祖

劉知遠卽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
乃更稱天福十二年。

五代之取國。惟後唐與漢爲此善於彼。蓋梁篡唐
而後。唐伐之。晉爲契丹所滅。而漢興焉。非若李嗣
源之逼莊宗。石敬瑭之奪潞王。郭威之逐漢隱帝
也。晉受虜擊。劉知遠不救。固爲罪矣。然是時朝權
則付之李崧。馮玉。而顧命大臣如桑維翰。不得與。
兵柄則付之杜威。李守貞。而勳舊重將如劉知遠。

綱目節錄其
文

論劉知遠不
可責以無君
臣之義

不得聞故維翰可以當國責李崧而五代史不當
以幸福責知遠也曹操挾持獻帝剝削漢室以建
大魏司馬氏猶謂其取之羣盜非漢之篡臣漢有
天下四百年曹操之罪尚蒙末減石晉之宗社漂
搖岌岌如燕巢危幕使知遠慷慨赴難固不能摧
契丹之勢雖不出兵其奮然自立乃在石氏滅亡
之後於是責其無君臣之義則全忠嗣源敬瑄郭
威其罪爲如何此責人已甚之過也若夫漢不自
建年號而用天福十二年略去開運之紀則非矣

削開運者誠有憾於出帝也用天福者示不忘於
高祖也雖然其義則無處斥之可也歐陽氏因是
而及人君卽位稱元年者常事耳非古所重謂一
爲元者特古語非有法也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
大法改元有國之重事者出於曲學之說也則陋
哉甚矣脩之易其言也脩固嘗云均是基也而有
勝有負勝者所用卽敗者之棄也小數尚爾况孔
子宇宙在其手而萬化生其身乎是故以之爲以
一也及春秋用之則有以君以師以地以人之不

同人之爲人一也。及春秋用之。則有貶之微之衆之進之之不同。有年大有年一也。及春秋筆之。則爲變異薨弒卒葬一也。及春秋處之。則有因革。是故元日見于舜典。元后見于商訓。元年自古稱之。孔子祖述爲春秋紀年。其名雖同。而以正次王。王次春。係於元年之下。發明人君之大用。則古未有言此義者也。三代得天下以仁。其失天下以不仁。仁者人君之大用。卽所謂元也。元與仁古文蓋一字。易置其體。乃小異耳。元有始意。故乾坤之元。萬

物所資。而人君治國。正心爲本也。萬物資焉。其仁普矣。心無不正。其仁不可勝用矣。由元而動。慎終如始。帝王之德也。其始無首。其卒無尾。昏庸之主也。此治亂興廢之分。而謂稱元爲常事。未嘗有法出於曲學之說。豈非陋乎。是故議元之所以爲元。然後春秋之權度在。我不能體元。則其心不仁。心不仁。則事不義。春秋之所治也。是故學者以春秋爲傳心之要典。問其目於君子。君子曰。王正月者。心之體也。及邾宋盟。妾心也。克段。賊心也。歸仲子。

讀史管見 卷二十九 三六
賜邪心也。祭伯來二心也。益師卒而不日慢心也。仁則無是矣。後世以美號紀元。既失之遠。又有中元後元。或一君而屢元。是未有能深探其用。先正其心者。故其行事善少惡多。其惡也。純乎不仁。其善也。亦偶中耳。學者何獨不然。故為人君止於仁。孔門高弟。未有不問仁而傳聖學者。必以仁為符節也。

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閣禮。

衛宣公淫亂。遂為狄所滅。晉室三綱絕矣。遂召五

論唐世好結
戎狄流及五

綱目全錄其
文

胡之亂。唐世家法不正。又好結戎狄。非獨當其世數。困於猾夏。流及五代。更據中國。猶七八傳。其甚則契丹主服赭袍。坐崇元殿。百官行入閣禮。而天下之亂極矣。堯舜脩德而建士師。三王自治而立司寇。謹華夷之辨。禁侵亂之階。所以深扶人理。慮未流之若此。使斯人與禽獸雜處。而罹其凶害也。劉知遠蓋出于沙陀。及周世宗作。然後如日初升。而曠氣漸卷矣。

契丹主歸其國。謂晉人曰。吾以射獵為樂。在此令人

讀史管見 卷二十九
悒悒今得歸死無恨矣

論夷狄乘間竊入不旋踵而掃滅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必其道首出庶物然後能成位乎其中三代而上是也春秋已後莫盛於漢唐道雖不足而其才智則高出英雄之表而勉行仁義乃能光啟大業以垂裕厥後未有夷狄而君中國者非固限隔疎斥之其性習風氣與中國非類故也以五胡強盛更據自古帝王所都之地或一再傳或三四世則已掃滅無遺種矣此非特人事乃天理也或曰元魏乃北狄其都洛最久亦

天理歟曰是時正朔相承乃在江左南北不能相并則拓跋氏豈能免索虜之誚故以二帝三王及漢唐享國長世而較夫夷狄之乘間竊入不旋踵而掃滅則見天理之有內外正氣之不可干而中國之君亦可自強於為善不使小雅盡廢而夷狄得之也

契丹主聞河陽亂歎曰我有三失宜天下之叛我也諸道括錢一失也令上國人打草穀二失也不早遣諸節度使還鎮三失也

律德光
以空言惑衆

德光知其以三失失中國可謂賄敗而思過者矣。使無此三失亦必不能有中國何者足不可以加之首無足上首下之理故也。然德光善自爲謀者。討出帝之相負而廢之。治李崧馮玉景延廣之誤國而黜之。數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背君殘暴而殺之。按兵近郊。召桑維翰劉知遠。委以扶立重睿。戢暴禁姦無所取而去。雖古之伐罪弔民亦不是過。而楚莊王之罪益著矣。今乃恃強滅人社稷。貪其位而不能居。取其子女玉帛以歸其國。是盜賊

之魁使遲留歲月。攻伐之兵四面而至亦不能免。何一失之足咎乎。夫夷狄之性貪而無親。疆則爲虎。弱則爲鼠。抑鋒止銳。擢義而行。乃王者之師也。方契丹入寇。交戰于河北。屢欲退走。非敢以必勝自處也。及得汴。乃謂李崧曰。向若晉使再來。南北無戰矣。又謂汴人曰。我無意此來。景延廣召我耳。此皆以空言惑衆。而收其心。而愚者信之。至謂中國有不及焉。嗚呼。夫豈偶然哉。

初契丹留蕭翰爲汴州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

綱目節錄其

也。及聞帝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已不得從容而去。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及王淑妃在洛陽，翰矯契丹主命，立從益為帝。淑妃泣曰：「是禍吾家也。」翰既去，淑妃遣使奉表迎帝，仍出居私第。帝至洛陽，殺之。淑妃且死，曰：「吾見為契丹所立，何罪而死，何不留之，使每歲寒食以一盂麥飯酒明宗陵乎？」

奪國者必殺其主，與其子孫，以為一人心，防後患。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也。然鮮有不旋中其禍。特父近之不齊耳。李從益者，宜死於石敬瑭，而敬瑭能

論劉知遠殺人之子宜運
鮮不長

全之。其於劉智遠則隔代矣。形勢銷微，無十夫之翼，且迫於蕭翰藉手，非有復業之謀也。知遠何憾而殺之？殺人之子者，人亦殺其子，宜運祚之不長也。寒食以麥飯酒陵，何禮也。此歐陽公所謂野祭而焚紙錢，禮樂幾何而不壞者也。天下之理莫大於人倫，人倫有五，莫重於三綱。唐末五代三綱淪滅盡矣，何有於禮樂？然而寒食野祭與伊川被髮而祭於野者，似而不同。先達謂亦因乎俗而不害於理者，比諸時祭致簡焉可耳。後世禮廢，有班荆

藉草而飲食則望墓爲壇。雖非經禮未甚有害也。以紙爲錢。自明皇用王與而行之。至出帝已二百餘歲矣。苟以爲異者。人生而幪帽帶靴。皆祖狄服。死而鼓磬螺鏡。皆用戎樂。凡冠昏喪祭射御食饗。其合於古之正禮者幾希。至於樂則八器僅存。施諸郊廟而已。朝廷官府士大夫所用。悉胡部也。其視野祭焚紙錢幾希。儒者當隆盛之時。遇賢明之君。居公卿之位。視禮樂廢壞。及前代之弊事。莫能更革。而於出帝亂亡之君。舉措之失。深嗟而重嘆。

之何歟。故孔子曰。垂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制建宗廟。高帝光武。百世不遷。又立四親廟。追尊謚號。凡六廟。

漢高祖之姓劉。史氏不知其所起。而言其先沙陀。部人也。夷狄無姓。處月者。西突厥之小部也。朱耶者。處月之別部也。皆其號也。沙陀者。大磧也。在金莎山之陽。蒲類海之東。自處月以來。居此磧。號沙陀突厥。高宗永徽二年。朱邪孤注見于史。至憲宗

論漢高遠祖
高光不害共
非禮

時朱耶盡忠及子執宜見于史。自號沙陀。以朱邪爲姓。然則唐莊宗明宗石晉劉漢皆無姓之王也。姓無所從出。與其姓李姓石姓劉猶不若自號爲朱邪之不失其本也。是故漢高遠祖高光。雖踰前趙。不害其非禮。立四親廟。則高曾祖考之入居太原已久。非僞爲也。馮道所謂事當務實者。此類可矣。

楚王希廣庶弟希崇性狡險陰。遺兄希萼書以廢長立少。激怒之。希萼在朗州。希崇常詆希廣動靜以告。

之約爲內應。

論馬氏之亡
無日

馬殷嫡長子曰希振有賢譽。而希聲以毋愛越次得立。其弟曰希範。希萼。希廣。希崇。夫希聲旣可以先希振。則希廣亦得以先希萼。而希崇亦可以叛希廣。此自然之勢也。父死子繼。兄終弟及。有國家者之大節。殷旣不達高郁。又不得盡其忠而死。張少敵拓跋恒諫而皆不聽。則馬氏之亡無日矣。漢高祖定惠帝黜趙王。延祚四百年。傳世二十有一。故立嗣以嫡。無嫡則長。長均則德。禍亂何自而生。

哉。

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大梁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攻圍鄴都張璉將兵助杜重威拒守帝屢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以死為期耳及食竭力盡重威出降帝誅璉等將校數十人以重威為太傅兼中書令

司馬氏曰漢高祖殺幽州無辜千五百人非仁也誘張璉而誅之非信也杜重威罪大而赦之非刑也失此三者何以守國其祚運之不延也宜哉

論漢當以亡晉之罪誅杜重威

漢唐之興掃除暴亂而施德于民是以長世今漢高之興豈為掃除暴亂其於天下未嘗有實德其上世又無積仁累行之政使三者皆得亦未見末年之道况重以三失乎然杜重威之罪上通於天漢既討之不應受降降則不可殺矣無亦赦其違命拒守而數其覆亡晉室肆諸市朝布告中外則無殺降之過而足以示除惡之戒不亦善乎

隱帝

侯益厚賂執政得兼中書令行開封尹盛毀王景崇

漢乾祐元年

編日錄其文

續史管見

卷二十九

四六

景崇聞之內不自安。

論君相召天下之亂

王景崇受命經畧關西已而自叛連趙思綰推河中李守貞爲秦王所以然者漢祖及二三大臣之罪也夫景崇巧佞人也事唐明宗晉高祖後求用于蕭翰又事許王從益最後事漢而叛於隱帝時雖五代取國藉之武夫至於反覆之甚者則與國之君亦宜有所去取然大抵皆不能也漢祖於亂臣魁首如杜重威李守貞皆不以時致刑小者如王景崇之無固志而委以密謀使伺察藩鎮楊邠

等又貪受賂遺信侯益之詆毀致景崇之煽逆至命大將出重兵彌年而後克則威柄倒持而國祚易矣是故天下之亂未有不自君相召之者也。以楊邠爲相邠素不喜書生常言國家府廩實甲兵強乃爲急務至於文章禮樂何足介意以二蘇除官太濫爲衆所非由是艱於除拜士大夫往往有自漢興至亡不霑一命者。

書生記誦而不知理文士浮華而無實用誠非治道所貴以不足貴乃併經史大訓而廢之一槩視

論楊邠之靳與二蘇之濫均失

天下學士大夫輕則束之高閣重則陷之黨錮甚則投之黃河爲此說者未有能免其身而不累其國者也楊邠史弘肇皆吏卒之黠亦安知經史所言與儒者所施直惡書生文士爾邠以廩實兵強爲賢於禮樂弘肇以長槍大劍爲可定國家納賂專權愚蔽恣橫未幾死於嬖倖之手曾不及知其禍又豈書生文士之所爲乎邠晚節頗通搢紳知史傳有用課吏傳寫然何及矣邠爲相矯二蘇除官之濫難於選拜史謂自漢興至亡士大夫有不

需一命者二蘇之濫與邠之斬均失也然濫猶或得人斬則皆不得矣且自漢興至亡纔四載以是爲久者安得謂之久也

河中永興鳳翔三鎮拒命朝廷命將討之無功以郭威爲西南招慰安撫使諸軍皆受節度威問策於馮道馮道曰守貞舊將爲士卒所附願公勿愛官物以賜士卒則奪其所恃矣威從之由是衆心始附於威自唐莊宗以不賜士卒賈怨致亡是後皆用賂取國郭馮二公豈不知也威素總師旅何資道之計

綱目節錄其
文

論馮道老於
叛國

綱目全錄其
文

論蜀昶能開
言路

謀道素以儒士自居何遽爲威畫策蓋威以道累
朝重望嘗試問之而道以威已得兵柄因而語之
而二公相與之心冥於言意之表矣或曰威欲圖
大事則有之道必不至是也曰顧已趨利者莫如
馮王若當漢祖朝誠未至是隱帝幼冲政柄二三
楊史諸人才智皆出威下道老於販國固知奇貨
之可居矣

蜀主以張業王處回執政日事多壅蔽始置獻納函
張業宰相也王處回樞密使也皆以專權貪縱賣
官受賄二人之子亦然業旣被誅處回罷免於是
蜀昶懲蒙蔽開言路以昶亡國之主尙能如此况
興國之君乎然則前世有設官掌匭而立之法曰
某事得言某事不得言先責以保識加以拘留俟
見其無大忤犯乃下釋罪之令是豈先王立誹木
置謗鼓無伏小人之箴聞怨我詈我則皇自敬德
之意哉

李守貞求救於唐唐主命四將將兵救之軍于沂州
之境時唐士卒莫有鬪志河中道遠勢不相及乃退

論李守貞投
南唐唐主援
守貞兩皆無
說

唐主遺帝書謝過請通商旅赦守貞朝廷不報

取人以集事投人以援已兩必有說無說是無義
無義必難濟矣李守貞事晉而叛晉降契丹而叛
契丹歸漢而叛漢則其投南唐也持何說以自立
漢祖雖非一統海內然中原主也南唐未嘗相通
誠欲相通非禮不可今出兵境上牽制漢人及不
能進乃始遺書謝過而為河中請則其援守貞也
持何說以為辭夫一人三反守貞之敗亡不占而
決南唐苟有開拓中原之意者販糴屠狗之人或

可使將去魏逃楚之士或可與謀而守貞則不可
也其國之不競也宜哉

西京留守王守恩性貪鄙郭威自河中還過洛陽守
恩自恃位兼將相肩輿出迎威怒辭不見即以頭子
命保義節度使白文珂代之

歐陽氏論曰自古亂亡之國必先壞其法制而後
亂從之此勢之然也五代之際是已文珂守恩皆
漢大臣而周太祖以一樞密使頭子易置之如更
戍卒是時太祖未有無君之心而所為如此蓋習

論五季之亂
紀綱不

爲常事。故文珂不敢違，守恩不得拒。太祖旣處之，不疑。而漢廷君臣亦置而不問，豈非紀綱壞亂之極。而至於此歟。是以善爲天下慮者，不敢忽於微，而常杜其漸也。

歐陽子之論，出於履霜堅冰，可謂不謬矣。然五季之亂，所謂江海橫流之勢，慎微杜漸，於誰責而可乎。朱全忠急欲篡位，不能俟九錫於旬時。明宗潞王之入汴洛，皆因亂兵撫掌而得之。石晉假令戎狄不由階級，直拜天子。劉知遠乘中原虛位，折箠

渡河，如入無人之境。思亂之人，足不待跂，瞻烏之士，目不及瞬。蓋四五十年間，同一堅冰，尙何法制紀綱壞不壞之足論。耶莫尊於君，不可變置，莫重於國，不可廢徙。五季更代如奕棊然，則郭威以樞密使頭子易節度使，如易戍卒，何足怪者。比之安重誨殺任圜，魏王繼岌殺郭崇韜，猶爲不暴云耳。且謂威是時未有無君之心，無乃於推見至隱之識，有不足歟。

郭威至大梁，帝欲特賞之，辭曰：「籌畫出於廟堂，兵糧

論郭威先賂
而後得國

資於藩鎮臣安敢獨有其功請徧賞之於是朝廷輔
政大臣諸道節度使並加恩

郭威此舉推馮道不愛官物以賞士卒之意而廣
之者也蓋不待他日卽位班賞而已收中外之心
矣後唐晉漢諸主先得而後班賂周太祖先賂執
後取國故易姓之日中外帖然雖五季習亂亦威
處之有術也而歐陽子謂當是時威未有無君之
心可乎

三年

朝議以郭威鎮鄴都督諸將備契丹史弘肇欲威仍

綱目節錄其
文

領樞密使蘇逢吉以故事無之弘肇曰領樞密使則
可以便宜從事諸軍畏服號令行矣逢吉曰以內制
外順也今反以外制內可乎帝卒從弘肇議以威爲
鄴都留守天雄節度使樞密使如故仍詔河北兵甲
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

宰相樞密使臨制四海之權也都督留守節度使
方隅之任也唐嘗命宰相兼一道節度使已失命
官之意然方隅警急如裴度總師猶之可也非宰
相而爲節度使帶平章事又何義乎如曰平章事

論以外制內
之驗

虛名耳。姑以重節鎮之勢，猶之可也。今郭威出鎮鄴都，而身為樞密使，又何義乎？蘇逢吉雖非君子，然以內制外為順，以外制內為非，乃經國之論也。國有異政，則變風作。政無二門，則上下治。故善致理者，欲令政事皆出中書。五代輕宰相而重樞密使，是政出於二矣。又命樞密使鎮臨別都，是政出於三矣。又詔河北甲兵錢穀，但見郭威文書，立皆稟應，是政出於四矣。廢君易國，反覆如奕棋，不亦宜乎？曾未期年，鄴兵渡河，宿衛莫禦，公卿相繼迎拜。豈非以外制內之驗乎？

大風拔木發屋，帝召司天監趙延乂，問以禳祈之術。對曰：莫如脩德。帝又問如何為脩德，延乂請讀貞觀政要而法之。

趙延乂之言可亞於康澄矣。然當漢季而欲取法貞觀，必有先務。隱帝懼而思，思而問延乂，必有所對。帝方驕侈，何以革其心？大臣皆刀筆武夫，何以善其後？當時之患，惟此為大。使帝知警戒而不敢肆，大臣得賢才而各勝任，則中原一百六州之地，

讀史管見

綱目錄其文

且為漢有，周亦焉能取之。大風拔木，非小變也。成王當之，則轉災為福。隱帝當之，則變存為亡。天人之際，夫豈遠乎。

十一月朔日食

漢隱在位三年，無歲不日食。日亦隱之表乎。曰：稱皇帝，據中土，雖無其德而有其位也。夫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人必以位期之。居其位而無其德者，人亦必以德望之。天人一也。故雖昏庸之君，垂亡之世，天理固白若也。是時太白晝見，急兵之告也。大

綱目亦漢隱
之表

綱目節錄其

風拔木，蒙亂之象也。比歲日食，君德虧缺之應也。咎徵如此，儻如孝子慈孫，見父祖威怒，懼而敬德，欲銷平之，亦必可免矣。

三司使王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錢出人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

百姓輸稅足矣，倉廩虧耗，雀鼠食之，有司之責也。亦使百姓償焉，斂既重矣，然稱曰雀鼠之耗，尚為

論多邪之報
去心同軌

續史管見 卷二十九 五十四

有名王章乃使十倍而償謂之省耗則非所以爲名也十則曰十百則曰百千則曰千萬則曰萬減其數以八十爲百既非實矣然入之於公出之於民皆以八十尚爲均一王章乃於出者特收其三謂之省陌則非所以爲均也省耗不已於是有一斛之稅又取其三斛者省陌不已於是有一千之省又取其頭子者故曰作法於貪弊將若何王章以此佐國用不乏於一時信號爲能然國之所以興而遂亡身之所以貴而遂殺者尸目於此故言

利之臣自以謂時不可少我而不知人之不多我也孔謙爲莊宗刻剝而明宗誅之張延朗爲明宗括取而石祖誅之王章爲漢氏摺摺而嬖倖誅之方其用事得志豈不自謂不可一日而少我哉其後至者未有不殺之以快衆憤收人心故知公議之不以爲多也而聚斂者曾不知戒焉故嘗觀禍福循環莫不以類而明且速者有七種曰聚斂曰酷刑曰好兵曰侈汰曰淫亂曰讒險曰害賢此皆出於不學不知前車之覆者也王章尤不喜文士

而害之者乃嬖倖小人。非文士也。是故背理反道。威福自恣。如李林甫。一夕屢徙眠。家人莫如其處。所以避怨仇。防刺客者至矣。它日斲其棺。抉其舍。褫其服章。葬以桐棺。籍其家財。而流其子孫者。不出於張九齡。而出於楊國忠。此疑所不當疑。忌所不當忌之報。姦邪同一軌也。亦可為後世之戒哉。郭威至封丘。人情恐懼。太后泣曰。吾不用李濤之言。宜其亡也。

論漢之亡不
下不係於李

濤之言用不
用

舊之臣豈可輕聽人言而去之。至是威反。故太后悔不用濤言。及世宗謀相於張昭。昭亦舉此事。謂濤先見未形。以愚觀之。恐皆不然。楊邠胥史也。郭威軍卒也。夫豈廟堂之器乎。濤直以其不孚人望。欲出之。豈預知威之必代漢哉。借使當時出二人于外。而二蘇王史在朝。亦安能遽賢於楊郭。使隱帝驕侈不生。嬖倖不用。而禍亂不作乎。不然與郭威以鄴。所謂要害大鎮。正合濤之初計。濤若防威生變者。豈不知大鎮之可以奪國。而樞密使未必

能篡位耶。是故漢之亡不亡，自有所在，不係濤言之用不用也。

帝出戰敗走，為追兵所弑。

晉厲公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使嬖人胥童夷陽五殺駒伯、苦成、叔温、季尸諸朝，俄焉厲公為藥書所弑。北燕簡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大夫比殺公之外嬖，而燕伯懼遂出奔，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鴈於圃，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殺公之

論漢隱帝不知晉厲燕簡衛獻之戒

使四人，公出奔齊，十二年而後得復，是三公者見於春秋，春秋不以罪弑逐之臣。於厲公則稱國以殺於燕簡衛獻則以自奔為文，非與夫弑逐者也。臣而弑逐，其罪易見，不待貶矣。君而見弑見逐，豈無以取之乎？故輕輔弼，蔑冢卿，與小臣謀之，與賤人圖之，事成則失身而見弑，晉厲公是也。事不成則失位而出奔，燕簡衛獻是也。事不成則報之輕，事成則怨之毒，春秋備書之以警夫為君者。漢隱不知前事之有此也，其及不亦宜乎。

論馮道外爲
不屈之貌內
有收恩之心

太師馮道帥百官謁見威威拜之道受拜徐曰侍中
此行不易

王祥不拜司馬昭馮道不荅郭威拜其情同乎昭
封王將代魏矣魏諸公欲拜之先納臣節也王祥
長揖示不爲諂首也若道者既嘗爲威畫策至是
威事已成道帥百官迎之而受其拜外爲不屈之
貌而內有收恩之心使見之者皆曰太師隆重不
爲侍中降禮如此而威固不責之曰是輸誠於我
者吾取其大而畧其細可也其曰侍中此行不易

綱目節錄其
文

蓋意已相悉無可言者姑相勞苦而已然則道之
情狀見矣

梟劉銖首於市而赦其家威謂公卿曰劉銖屠吾家
吾復屠其家怨讐反復庸有極乎

劉銖之屠郭氏受命於李業非隱帝使然也郭威
不報厚矣其未得爲直乎

楚王希廣爲其兄萼所殺希廣臨刑猶誦佛書

違諫貪利以弟先兄信諂行賂以邀君寵事幾之
會至而不能斷臣下之情變而不能察此固溺於

論郭威不報
劉銖未得爲

論佛氏之說
不可行於世
世父子之

佛說者之所爲也。是故佛氏之說，施於精藍之中，束其徒以惑世，取人財以自養，則能矣。若於處父子君臣之際，猶推舟於陸，沒世不行尋常，資章甫以適越，窮千里而不售，則亦迷謬顛倒，歛手就斃而已矣。

郭威奏太后以高祖子贊承大統，遣馮道詣徐州奉迎。會契丹入寇，太后敕威擊之。威至澶州，將士忽大譟入曰：「天子須侍中自爲將士，已與劉氏爲仇，不可立也。」因擁威南行，贊已至宋州矣。威遺贊書云：「爲諸

軍所迫，召馮道先歸。道辭行，贊曰：「寡人此來，所恃者以公三十年舊相，今事危，公何以爲計？」道默然，遂歸。太后誥廢贊爲湘陰公，以威監國，百官上表勸進。

郭威旣入京師，雖未篡位，天下知其必代漢矣。馮道與通腹心已久，宜謂之曰：「公恐衆情未孚者，當謹奉劉氏，若亟欲自爲，何必區區僞飾？」今日藉手而明日殺之，則猶足以全宋王，免其無罪而死矣。乃承命而行，聞召而返，是以去來宿留資威之速取也。可不謂之老姦宿猾乎？而五代史家人傳乃

論馮道老奸宿猾

謂威入京師，意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等，殊無意，乃不得已下拜，而意色皆沮，未敢自立。因白太后，擇建漢嗣，而遣道迎贊。道揣威無立贊意，既行，謂人曰：吾平生不為謬語，今謬語矣。眉山蘇轍云：信斯言也，是道能以不荅拜折威奪國之心，而使威為漢立嗣，道審為漢者，或面折廷爭，或勸譬諫止，以大義動之，豈不賢於不荅拜之力乎？此之不為，而甘心於鞍馬汴宋數百里間，行未及還，而郭公即位，故愚以道承命而行，聞召而返，以去來宿

綱目節錄其

留資威之速取，斷其賣國之深情，不自知其言之當與否也。

清河後人張聞升重校

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九 終

讀史管見卷第三十

宋建安胡寅著 明太倉張溥閱

後周紀

太祖

廣順元年 帝以鄴都鎮撫河北控制契丹欲用腹心處之乃命

侍衛親軍都指揮使王殷留守天雄領軍如故仍以

侍衛司赴鎮

法制簡直者治世也其為繁悉曲密者亂世也唐

末方鎮之兵凡一軍有指揮使一人而合一州之

論親軍殿前
相揮使都
使紛然
五代之

諸軍。又有馬步軍都指揮使一人。然則都指揮使者其卒伍之長也。梁由宣武建國。有在京馬步軍節度使。都指揮使。其更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則後唐明宗之制也。謂之侍衛親軍。則天子所自將也。天子自爲之將。則都指揮使者。乃其卒伍之都長也。然自漢周以來。其職益重。史弘肇爲之。乃與宰相樞密使共執國政。又於之置獄。而朝廷大事決焉。自侍衛親軍之職益重。而天子六軍諸衛之兵。日就廢缺。朝廷無大將之任。舉中外之

兵。皆屬侍衛司。於是都指揮使既重。且尊。復有殿前都指揮使者。亦掌親軍。而不見其建置之始。方其盛時。稱爲三牙。扈周廬。環京邑。階級之維持。伍籍之衆多。士馬之雄強。器服之鮮麗。誠足以壯觀四方。戢心八蠻。及其久也。軍政浸壞。參養庸庸。可爲儀而不適用。而其都長之名位。猥衆。遷資秩。請俸祿而已矣。國家顛危。一無所賴焉。雖政之舉息在人。然因仍積累。至於繁悉。曲密本欲使之相制。無敢生亂。而亂之所生。乃不在此。唐太宗十六衛。

乃關內關外之良民也。三代王者六軍，乃畿內井
牧之什伍也。天子親衛，則虎賁之士而已。武王勝
紂，以戒車三百乘，纜二萬一千人。其親衛者虎賁
三百人也。成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於齊侯
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迎子釗而入立之。虎賁
之數無所增可知矣。其陳儀器行，卽位之禮也。執
戈劉錢，戮瞿銳，立于門陞垂堂者十人焉。莫嚴乎
受終莫重乎正始，而兵之用止於如此，以見二
王制兵簡而備直，而盡資之以輔治而不恃之以
乎。

圖存與後世異也。遠矣。然則親軍殿前指揮使都
指揮使紛然其數，乃五季之亂制。自漢唐猶不爾。
況三代乎。必欲考古而命官分職，豈無統一之要
乎。

帝悉出漢宮寶器碎之曰：爲帝王安用是。漢隱日與
嬖寵嬉戲，珍玩不離側。宜以爲監。自今珍玩之物毋
得入宮。

召公曰：不貴異物，則民乃足。明王受遠邇所獻者，
惟服食器用而已。夫異物多出於四夷及深山大

用幽險絕迹之處，上有好焉，必貴而買之，則其價有不可量數者。較之文帝所惜中人十家之產，豈止於倍蓰千萬而已耶？石敬瑭歲輸契丹金帛三十萬，可謂多矣。設有未名之寶，希世之珍，千里之馬，傾國之色，繼踵而至，安知一物不直一歲之輸。此錢非降于天，生於地，皆民之膏血耳。於是經常之外，加以橫斂，責以羨餘，暴人貪夫，以鞭笞校鈇，行乎百姓，財聚於上，民怨於下，而危亡隨之。故成湯所以不殖貨利，盤庚所以不肩好貨，中庸所以

賤貨而貴德也。郭太祖起於卒伍，非知古訓者，獨監于漢隱，偶合帝王之盛節，其識有過人者矣。五代之君，世宗爲上，明宗次之，周太祖次之，其餘無稱焉。夫碎寶玉器，禁珍玩物，人君之所難，是以表而出之。

土彥超奏克徐州，殺鞏延美等。

初，劉贇被徵，使都押牙鞏延美教練使楊溫守徐州。延美聞贇不得立，奉贇妃據州拒守。俟河東援兵，帝遣王彥超帥徐州，以除刺史招二人，二人不

綱目錄其文

負劉贇

丁肇廷美楊

下乃攻城克而殺之。歐陽氏嘉二人爲贇守孤城。知其不濟。而以死爲重。又疑其死狀不明。故不得列於死節之士。愚竊謂二人者。當贇未遇害時。爲贇固守。是爲不負其託。以死繼之可也。贇旣見殺。又無子。而二人猶閉城將。何爲哉。然比之見利而趨者。則賢矣。

初帝討河中。已爲人望所屬。李穀時爲轉運使。帝數以微言諷之。穀但言人臣當盡節。帝以是言之故。卽位。首用爲相。

論周太祖有
異志故示李
穀以微指

孟子論商周之際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后失之也。然則國之亡與未亡。亦遺俗流風是賴矣。秦之爲秦。民不見德。惟刑戮是聞。其亡也。有怨而無思。漢之爲漢。民到于今稱之。地曰漢地。人曰漢人。匈奴沙陀。猶假其號以立國。甚哉五代之相承。皆前主之偏裨也。所以然者。唐藩鎮篡奪之習也。始以諸侯叛天子。少也偏裨。篡主帥。陵夷至于唐晉。

漢周昨日爲臣今日易位故家善政漫無所傳而惡俗亂風漸漬而日遠其源則始於肅代姑息藩鎮卽軍中擇所欲者授之其弊遂至於河決魚爛不可壅而收之周太祖初以一卒隸劉知遠麾下以至於爲樞密使及事幼君得兵柄卽有異志知李穀有智謀可與議也遂示以微指蓋見李嗣源石敬瑭劉知遠取之之易以爲常事耳而歐陽氏乃謂方太祖之討河中未有無君之心亦昧於見幾者矣仲尼書天王使來錫公命穀梁氏曰禮有

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諸侯無王而天王自屈加以寵數是教人臣以不臣之利也春秋爲尊君而作履霜堅冰畏末流滅天理之若此也唐肅代卽軍中擇所欲者而命之帥所謂來錫命也聖人垂訓遠矣其可忽哉

唐伐楚楚王希崇遣拓跋恒舉牋請降恒歎曰吾人不死乃爲小兒送降狀

拓跋恒陳少長之序知禍亂之原言旣不用杜門不出蓋賢者也送降文之行其不得已耶則不聞

跋恒不免

希崇擢而使之其不以爲恥耶則向者杜門何意
哉人莫易於露其才莫難於晦其用意者恒雖稱
疾未嘗去官至是不能自免乎夫馬氏兄弟傳國
武穆之命也然當以次立希聲乃越其兄希廣又
越其兄希崇又篡其兄皆恒所目擊使其見微則
當希聲殺高郁之時或當希範謝丁思覬之際退
而耕於野則無辱矣
泰寧節度使慕容彥超潛結北漢又求援於唐反跡
皆露奏請入朝帝卽許之

論周太祖速
慕容彥超之
叛

彥超當晉世嘗有死罪劉知遠力請得免及隱帝
末彥超鎮泰寧聞勤王之詔方食投箸而赴難此
以死報恩之時也乃不能力戰一敗而亡漢旣臣
服于周又欲叛之卒以亡滅貪憚凶狡無足言者
然致其如此則周太祖之過也周太祖待彥超甚
厚彥超內懼而反乃曰太祖之過何也彥超於漢
宜爲之死者而不肯死仍據其土宇太祖得國當
以敗師誤主之罪絕其朝貢罷其鎮守若不從命
卽致討焉方且呼之以弟撫之以詔加之以中書

令申遣近臣往諭指意。且稱其爲主爲時。有終有始。所謂啓寵納侮。速其叛者。故曰彥超之罪。不待言。而太祖與有失焉。

二年

唐以馮延巳爲相。大理卿蕭儼惡其人。數上疏攻之。會儼坐失人人死罪。議者欲殺之。延巳奏曰。儼數有直聲。今所坐已經赦令。宜從寬典。儼由是得免。

惡直醜正。小人之情也。忘怨釋憾。君子之事也。以小人而行君子之事。非誠也。詐也。然則在所與乎。在所貶乎。亦與之而已矣。自非聖人。未有誠於善。

論馮延巳取
瑜不相掩

者。或利而行之。或勉而行之。今小人爲善。則毀之。曰。是皆載僞。不足信也。則非大舜與人爲善之意也。是故聖人開徙善之路。闢改過之門。勵耻格之規。重怨艾之益。皆所以納人於善也。夫詐於爲善。方之力於爲惡者。孰賢。已方力於爲惡。而見人之矯揉矜莊者。必斥之爲鄉原。是惡直醜正。小人之情。而未嘗識夫鄉原者也。一鄉皆稱原人。謂夫同流合汙。掩然媚於世者。其與矯揉矜莊。正相反也。是故馮延巳。唐之小人。而不報蕭儼。則君子也。瑕。

論史管身 卷三十
瑜不相掩謂此類也

帝如曲阜謁孔子祠既奠將拜左右曰孔子陪臣也
不當以天子拜之帝曰百世帝王之師敢不敬乎遂
拜

論天下國家
所患者莫甚
知在位者不
於學

人爲諂諛趨利而不顧義者也孔子大聖途之人
猶知之豈以位云乎如以位固異代之陪臣也如
以道則配乎天地如以功則賢乎堯舜卒伍一旦
爲帝王而以異代陪臣臨天下之大聖豈特趨利
導諛又無是非之心矣斯臣也當周太祖時以拜

孔子爲不可則當石高祖時必以拜契丹爲可者
是故君子有言天下國家所患莫甚於在位者不
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其君不得聞大道則淺俗
之論易入理義之言難進人主功德高下一繫於
此然則學乎學豈非君臣之急務哉

救民有訴訟必先歷縣州及觀察使處決不直乃聽
詣臺省必須已事毋得挾私容訴

所貴乎治世者上下之分嚴而民志定也以達情
之故撤去階級使百姓陵父母之官殺刺史之權

太祖親
訴之

自赴于天子。此所謂以善爲之。而召亂之道也。夫以四方萬里之遠。而皆得自赴于天子。是天子以一人之聰明。而盡千百州縣之職。元首叢脞。而庶事隳廢矣。然則柰何。曰。擇官師。簡法令。輕徭賦。抑奸猾。則民之負冤無告者寡矣。故自古善爲治者。必禁越訴。夫越訴者。敢於陵犯。不顧階級。非豪宗強姓。則侮文狡吏。相爲表裏。善於文致。欺惑朝聽者也。其力能自達於朝廷。使變移是非。顛倒獄訟。必如其志。則非善良貧下。敬畏三尺者之所能也。

百○姓○得○訴○長○吏○而○去○之○則○守○令○得○訴○按○察○使○而○廢○之○藩○鎮○得○訴○宰○相○而○黜○之○上○浸○不○已○於○是○有○訴○人○主○於○蠻○夷○如○楊○光○遠○者○矣○然○而○越○訴○之○門○竟○莫○肯○閉○是○何○也○宰○相○不○擇○守○令○按○察○使○使○肆○於○民○上○以○供○吾○征○求○則○以○越○訴○悅○百○姓○之○心○曰○吾○旁○通○幽○隱○下○酌○民○言○彼○百○姓○之○負○冤○無○告○者○皆○得○聞○於○吾○君○之○聽○而○不○恤○其○亂○名○犯○分○無○所○顧○忌○之○爲○大○害○也○故○以○越○訴○爲○是○則○令○甲○不○當○禁○以○爲○非○則○赦○令○不○當○許○許○之○非○也○禁○之○是○也○惟○官○得○其○人○法○令○易○守○

去民之所病者。豈惟越訴自息。等第之訴亦可無矣。周太祖之令。必親見其害。亦思過半矣。敕約每歲民間所輸牛皮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聽民自用及賣買。惟禁賣於敵國。先是兵興以來。禁民私賣買牛皮。悉令輸官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償以鹽。晉天福中。并鹽不給。漢法犯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帝素知其弊。至是李穀建議。均於田畝。公私便之。

牛皮一物也。五代中法。五變每變每食。至於爲民

大害。然後李穀建議。周祖革之。雖輸官無直。與初制異。而得自賣買。又計田而取。十頃稅一皮。則比之初制爲輕。亦可行矣。夫農民之家。未有殺牛者。而愛其牛與愛其子等。則有之矣。不幸而牛死。如喪其子弟者焉。然稼穡之賴。將不給。而鹵莽是念。飢寒是憂。所宜矜恤。方且使之輸角革筋于公府。吏胥苟緣。取求艱阻。於是一皮之直。爲錢纔數千。而所費乃相倍蓰。農民何以堪此。寧瘞埋之。隱匿之。則又有鄰保舉發私藏之罪。其罰尤重。不幸而

牛疫遂至於破家而絕產矣。農以食爲天，以牛爲力，而畜牛之害乃如此。嗟夫！且禁殺牛者爲其妨農務也，故其法或至於死命。士市肉一斤，徒二年。雖情罪不侔，猶足見劭農之篤矣。殺牛之禁旣如此，私藏角革筋之禁又如此，食牛肉之禁又如此，而郟縣調斂，乃有常數，非時征求，復無準則，動以百千萬計。郟下之邑，邑下之保伍，苟非殺牛，何以得之。立法示禁，而始終本末不相坐，毒遍於賦畝間者，孰甚於此哉！輸官給直，遠矣難行。李穀之言，爲民病也。

三年

鎮寧節度使榮屢求入朝，樞密使王峻忌其英烈，每沮止之。會峻在河上，榮復以請，帝乃許之。峻聞亟歸，固求領藩，命兼平盧節度使。

君無子，有子而不賢，皆大臣之憂也。有賢子矣，將四海是賴，任國事者，其何願如之。史稱王峻以天下爲已任，天下之任，孰重於君有賢子，君而有賢子，則君存而國本定，君終而嗣子立。此伊尹周公

論王峻忌
王之英

言身命身
所以安商周。子房孔明所以定劉漢者也。今峻乃
忌晉王之英，欲隔其王路，以身之去留爭之，則何
意哉。峻本樂童，遍事五代，貴要邂逅致身宰輔，無
足責者。表而出之，以爲爲大臣而惡人主之子。如
梁冀、李林甫之徒之戒耳。

王峻晚節益狂，蹕奏請以顏術、陳觀、代范質、李穀爲
相。帝曰：不可。倉卒俟朕思之。峻力論列，語浸不遜。帝
見馮道等泣曰：王峻陵朕太甚，欲盡逐大臣，無君如
此，誰能堪之。貶商州司馬，未幾而卒。

論王峻志意
已滿

周太祖初卽位，峻爲樞密使。帝以蘇逢吉之第賜
之。峻曰：是逢吉所以族李崧者也。辭而不處。嗚呼，
能持此心而不變，豈有商州之責乎。宰相薦人爲
宰相，未可謂失。顧顏、陳譽望不聞於當時，吾以私
好代所私惡，又取必於君，君從則喜，不從則懟。此
安重誨所以殺身者，而峻不知監焉。豈有見於逢
吉之近，而無見於重誨之遠耶。峻在唐時，已非幼
穉，重誨之事，蓋目擊者，而不以爲監，何也。其辭宅
之時，祿位未盈，而奏對不遜之時，志意已滿，故也。

詩經卷之三十一
雖然峻本歌童無足責者表而出之以爲爲宰相
而以私好惡爲公賞罰使人主必從之如元載楊
炎之徒之戒耳

天雄節度使王殷恃功專橫留爲京城巡檢每出入
從者數百人時帝體不平衆心忌之帝下制誣殷以
謀反殺之

王殷王峻佐太祖初起其功相埒峻悻慢甚而免
誅殷被讒忌而見殺太祖之用刑頗矣史稱殷事
母孝母所不可未嘗敢行及爲刺史政事有失母

論子殷不善
推其

責之殷卽取杖授婢僕自笞於母前母亡晉高祖
奪其喪殷固辭此雖士大夫有不能者而殷本軍
卒也而能之亦可謂賢矣事母以愛事君以敬其
心一也能敬畏其母而不能敬畏其君不善推其
心也意氣威武重施於家庭而爵位形勢易犯於
名分不思故也漢明帝雖期門羽林之士皆使從
學授以孝經其慮遠矣

德元
帝戒晉王曰昔我西征見唐十八陵無不發掘者多
藏金玉故也我死當衣以紙衣斂以瓦棺勿置守陵

論周太祖鑒
溫韜之禍

宮人勿作石羊虎人馬。惟刻石置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儉約。遺令用紙衣瓦棺。嗣天子不敢違也。汝或吾違。吾不福汝。

古人葬埋之意。謂死者無終極。而家國有廢興。故藏之深。封之固。不事外飾。爲無窮之計。雖然。二帝三王之制。不可見矣。其可見而推之者。有仲尼之言。仲尼旣得合葬其母於父。曰古者墓而不墳。今丘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墓謂兆域。墳謂積土而封之。先儒曰。封之者。則

制也。然則自殷以上。葬者不封。周雖封之。其制卑下。非如後世以崇高廣大爲勝也。禮有以大爲貴者。丘封與焉。亦謂自庶人至於天子。則天子之封爲大。此尊卑之殺也。故周官冢人以爵等爲丘封之度。然考之禮。則封土之狀。有若堂者。有若防者。有若斧者。有若覆厦屋者。孔子之墳如斧。釋者曰。馬鬣封也。先儒云。馬鬣封。三斬板。板廣二尺。長六尺。斬者。斷其縮也。三斷止之。勿殺。蓋高四尺耳。季子葬其子。揜坎。其高可隱。先儒云。隱。據也。平立而

手據亦高四尺耳。以是攷之。孔子之葬其母。孔門之葬其師。季子之葬其子。其封不過四尺。周尺之詳。自鄭氏不聞。然古說皆謂短於後世。所用在七八寸之間。是則四尺者未登後世三尺。可謂庫矣。姑足以異於平壤而已。丘者王公之墳名也。封者諸臣墳名也。以馬鬣四尺之制。等而上之。至於天子。不能踰九尺。亦可謂庫矣。姑足以別於臣庶而已。漢懲秦弊。然高祖長陵高九丈。其制於律者列侯高四丈。視秦則爲約。視古不亦泰乎。東漢監之。

原陵六丈。唐太宗因之以葬高祖。然而丘高六丈。倍古猶五倍有餘。故白虎通有三仞之說。仞八尺也。三仞纔二丈。有四尺。苟約以周尺。則一丈八尺。前却間耳。亦庶乎其幾於禮意矣。光武曰。古帝王之葬。用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不使後人知其處。故作壽陵。不爲山陵。裁令流水。與丘隴同。故厚葬而自欺者。呂政是也。制爲薄葬而亦欺者。其子欺之。唐太宗是也。薄葬而無禍者。已旣遠見。子克傳承。漢文是也。葬而不知其處。誠善矣。然貴爲天子。勢

言史管身 卷三十一
有不。行。光武所謂古帝王之事。及劉向言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丘隴皆小。無所考證。聖人立制。莫非
中道。可以爲法。其平日儉素之德。信於天下。必不
使盜賊妄意地中之藏。雖高大其丘。亦無後患。况
不爲乎。後世人主奉身奢汰。雖能儉葬。人猶疑之。
乃高爲山陵。厚爲齋送。建宮邑。徙百姓。出遊衣冠。
幽置嬪宦。衛以官司。屯以卒伍。與平居無異。是瘞
金珠。埋貝玉。而標示其所也。其愚豈不甚乎。然臣
以是爲忠。子以是爲孝。至於發掘暴露。甚則侵辱

無所不至。又豈所以爲忠孝哉。不封不樹。太古而
不可式。盡力於地上。又無益於死者。然則柰何。衣
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柳周於棺。土周於柳。封之足
以識久遠。此中道也。自天子至於庶人。其制有差。
而皆以儉爲本。可也。周太祖鑒溫韜之禍。下薄葬
之令。其賢遠矣。而史不載高陵豐約之詳。以見世
宗承考之實惜哉。

世宗

北漢主合契丹大舉入寇。上欲自禦之。群臣皆諫。帝

曰劉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有吞天下之志。朕不可不往。馮道固爭之。帝曰。唐太宗定天下。未嘗不自行。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唐太宗否。帝曰。以吾兵力破劉崇。如山壓卵耳。道曰。未審陛下能爲山否。帝不悅。惟王溥勸行。帝從之。

論世宗審於義理

人臣事君。於其善而沮之。必於其惡而逢之。馮道歷事十主。七姓四代。未嘗直言正諫。獨於世宗河東之行。沮之甚力。若以兒子畜之者。此何意也。豈更事久。慮患深。恐其君輕以取敗耶。抑謂周室新

造。嗣君初立。人心未固。未可用以征伐耶。或見劉崇志銳。重以契丹。難與爲敵耶。將以兩語激世宗之心。使勇於親行耶。不然。世宗英武之姿。皆非李亞子石敬瑭劉知遠所能及。幸其果敢奮發。所當勉勉贊襄。乃徒以大言蓋之。不論事理可否之所。在果何意也。且兵法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彼莊宗潞王晉出帝漢隱帝。晚節末路。皆坐而受攻。是以爲人所奪。若世宗不出。事誠未可知。則周室之勝敗存亡。道亦何嘗介於心哉。去一君事一君。迎

言史卷三十一
降勸進而已矣。此則道所謂歷代成規自能謹守者也。前九君未有知其無者。惟世宗能審於義理。納王溥之說。而不用道言。一戰勝崇。遂定基祚。聽言能斷。豈非人君之要哉。

帝與北漢主戰於高平。大將樊愛能何徽等率衆先遁。既聞周師大捷。復還。帝欲誅之以肅軍政。猶豫未決。訪以張永德。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望敵先逃。死未塞責。帝稱善。卽收愛能等七十餘人。責而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論世宗幸五
十年之弊政

事有當行而衆心未可知。固宜咨訪以觀其異同。不然。或反以致害。世宗欲斬樊愛能等是也。若諸將皆謂不可。帝將徐有所處。亦不遽行。張永德所對。既合帝意。則唱有和。動有應。所以驟變而無咎也。歐陽氏有言。勝者所用。敗者之棄。五代之將與兵。視易人主。如更戍卒。小不副所欲。則又改圖。蓋始資其力以得之。又寵賴之恩。竭慢生。反爲所控。固常勢也。世宗一加裁制。於俄頃之間。革五十年之弊政。曾不以爲難。故董仲舒曰。事在強勉而已。

使世宗聞鼓聲而心悸，聽馬聲而肉掉。當劉崇入寇，則挈囊衣而避之。及樊愛能復還，則煦沫而賞之。安能濟乎。

太師中書令瀛文懿王馮道卒，道少以孝謹知名，清儉寬弘，人莫測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沉取容。唐莊宗世始貴顯，自是累朝不離將相王公三師之位。嘗著長樂老叙，自述累朝榮遇之狀。時人往往以德重推之。

歐陽氏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予讀馮道長樂老叙，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

司馬氏曰：范質稱馮道厚德偉量，雖朝代遷貿，人無間言。臣以爲正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三君。道尊寵則冠三師，權任則首諸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視過客，朝爲仇敵，莫爲君臣。國存則竊位，素餐國亡則圖全苟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

馮其王之為人歐陽司馬論之盡矣而臨川王氏稱其知道眉山蘇氏稱其盛德與歐陽司馬所斷大異不可不辨也所謂道者杳杳冥冥超乎日用之外即父而慈即子而孝即君而仁即臣而忠斯是矣君臣父子各失其宜而道云道云此莊周瞿曇之所言非堯舜仲尼之所行也以行與言二以迹與心判談高語微而為申商之事稱王說帝而修兵財之政王氏之學蓋如此宜其有取於馮公之不以興亡屑意而以為知道也君者百姓之首

也故曰眾非元后何戴民者君之體也故曰后非眾罔與守邦堯命舜舜命禹皆以此言而元后為先孔子作春秋將而見獲必書師敗績眾與大夫敵也君將不言帥師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然則堯舜孔子皆以君為重眾次之大夫與眾敵乃經世之大常也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意乃異此者以時君糜爛其民無愛養之心也故推原邦本而言之曰民為貴得其民然後能守國也堯舜孔子正名定分以法萬世故推原

作民父母而先元后有元后然後天下定于一也。此所謂言非一端各有攸當者也。五代之亂至于夷狄制諸夏德光居京師人理盡矣人而無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則夷狄禽獸耳方是時當以君爲重乎當以民爲貴乎德光見中原殘壞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此何以救之道曰雖佛再生亦不能救惟陛下可耳人皆謂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蘇氏取道以此蘇氏嘗學春秋而昧乎君重於師之義區區立論爲道解紛亦可

見其不知王道之權衡矣後世僭僞之臣妄下赦令有忍死爲民之語其黨爲之唱誘以謂能全都滅百姓之命不足深罪此所謂反理詭道恣爲暴行而無忌憚蓋有啓之者矣夫百姓食君之土受君之德父子祖孫免於虐政虐世之苦豈可一日忘其所自而乃君亡不憤國破不恥推戴他人忍而安之人理如此則雖空天下而無人舉生齒而盡死亦何預僭僞者事而敢撻取免於夷滅之幸以爲已功孟子所謂邪說誣民充塞仁義此類是

也。而以盛德許之，不亦悖哉。蘇氏曰：士不幸立乎
暴君驕將之間，棄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
與自經於溝瀆，何異。以此明道爲不得已，而方諸
晏子處莊公之弑，不亡不死，道實如之。蓋了不相
侔也。亂邦不居，非君不事，聖人之訓爲道者，寧食
薇蕨、友麋鹿，足以爲潔身之賢。自經溝瀆，豈是之
謂哉。凡此皆近似而非之論也。司馬氏又載范質
稱道厚德偉量，雖朝代遷貿，而人無間言。夫人無
間言，在五季間，何足以是譽道無乃資以自謂欲

蓋而彰乎。

宿衛之士累朝姑息，不敢簡閱。羸老者多，遇敵不降
則走。帝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
夫百未能養甲士一，柰何浚民膏澤。養此無用之物
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大簡諸軍，升其精銳，斥
其羸老。

五代之主，多刻於民而紆於軍。世宗則嚴於軍而
寬於民。旣得柄制輕重之權，又簡汰羸老，簡升驍
銳。且曰：兵務精不務多，百農夫不能養一甲士，柰

何浚民膏澤，養無用之物，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聖人復起，不易此言矣。非其留心邦本，嘗熟計之，安知一甲士費百農夫之養也。推農之所養，而較其病與不病，可得言矣。兵也，吏也，異端之徒也，遊手之人也，皆仰食於農者也。然則農之家一而食焉者幾人歟。欲農之富以肥其父母妻子，瞻其昏娶送死養生，及其戚姻族黨而無憾，難矣。農而窮悴，欲邦基之固，難矣。邦基不固，欲大寶之安，難矣。以仁守位，則所損益可知也。

綱目錄其

二年

上以漕運自晉漢以來不給斗耗，綱吏多以欠抵死，詔自今斛給耗一斗。

論世宗欲蠲
除省耗非難

受稅而取耗，雖非良法，誠以給用，猶不使民徒費。今觀世宗之言，則知晉漢間取雀鼠耗及省耗，未嘗爲耗用，實多取以實倉廩耳。比及輸運，其當給耗，反不與之，而或責之綱吏，或還使所出州縣補其虧數，亡身破家，不可勝紀。誰實使之，一以法令從事，曾無惻隱之心，豈爲國撫民之道也。不寧惟是，凡輸錢者亦輸運之之直，陸曰步費，水曰舟費。

又有貫朽之費，錢非農民所有，既苦之輸矣，而重苦之，欲農之無怨而不窮也難矣。不宜取而取者，省耗糜費是也。當與而未嘗與者，漕運斗耗是也。世宗既與之善矣，省耗應罷而未罷，豈非以多故未及耶？明宗潞王時，可謂窘闕，猶放逋租數百萬。世宗誠欲蠲除省耗，又何難哉。

初，令翰林學士兩省官舉令錄，除官之日，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連坐。

保任天下之至難也。自仲尼大聖，猶曰與其潔也，

綱目節錄其
文

論連坐之法
以美而實弊

不保其往也。其於宰予，猶曰：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夫惟精金百鍊而不變，良玉烈火而不燼，中人以上，千萬人無一二焉。中人固不易得矣。中人以下，滔滔是也。迫禍難處，困窮臨勢，利怵交黨，此改行易守之會也。中人以下，則見草而悅耳，中人者一出焉，一入焉，忍與不忍，敢與不敢，相權於中，未至於甚忍而不敢之心，勝怵迫甚矣。不忍而敢之心，決此人生之大常，物情之必至，又况財貨賂賂，中人以下，必不能無欲，而百官廢品，中人

以下十居八九。今使兩省官薦堪令錄之人，而任其無貪墨之行，天下之至難也。誠知其人，今不爲是，安知其它日之不渝也。勉任之乎，則不實必任之乎，則難保。雖立連坐之法，可以信其已然，而不能責其未然，故連坐之法，似美而實弊。似美，故其初可行，實弊，故其終廢格。若曰：吾姑嚴爲之防耳，則奸人窺之，其弊益甚。然則柰何？曰：知人堯舜猶難之，何翰林兩省之敢必。人君惟典學明道，識拔真賢，以爲輔相，則有成材之具，得人之方，如儲木

編目錄項

於山育魚於淵，惟吾所取，此非一日之功也。立法保任，苟給目前策之下者也。

上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又自唐晉以來，吳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親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以爲中國之失，吳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失之也，莫不由君暗臣邪。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

世宗自謂未知治要而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此固已得其要矣王朴所陳者策也其論及諸臣所對皆不傳惜哉或亦無足稱故耶爲君難爲臣不易非孔子之言也自堯舜以來傳之矣昏君亂臣皆以易爲之者也如知其難君不至於昏臣不至於亂故以易爲之則有忽慢之事以難爲之則有克艱之道其目固多詩書備矣孔子特舉其綱耳王朴所謂反其所爲者撥亂之要術也太康父也少康宜術焉厲王父也宣王宜述焉武帝考也昭帝宜承焉德宗祖也憲宗宜念焉而皆不然者亂不可襲也襲亂則宗廟社稷且不可保何孝之有故夫不襲者雖人有賢否治有精粗皆以撥亂而反之正也有撥亂之意必用撥亂之臣君臣協謀猶反手然其成效近驗於世宗見之不可誣已惟不能爲則事在目前猶或不信况前古耶

敕天下寺院非敕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之命禁捨身斷手足者煉指

之類約惑流俗者是歲天下寺院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廢者三萬三百三十六見僧四萬二千四百四十四尼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

僧尼仰食農夫

寺皆宜廢不為有敕額而可不廢僧皆宜髮不為有尊長之命而可去髮殘身爛指之類固惑流俗比之無父無君則甚膚淺矣與其禁之無亦擇其重者芟蔓伐柯何者務本乎是時見僧四萬餘人四分之一為癯疾猶有三萬眾歸之南畝則力農也拘之尺籍則健卒也知百農不能贍一兵而此

綱目全錄其文

僧尼合六萬人凡仰食幾農夫矣豈世宗未之思耶

帝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為器皿及佛像錢益少始上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鐘磬鉸鐸之類聽留其餘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隱匿及五斤者死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耶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亦拾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司馬氏曰周世宗可謂仁矣不愛其身而愛民令之而行禁之而止惟爲人所難者能然若世宗欲禁銷錢而毀銅像是也銅像人之所敬畏尙且毀之錢之不可銷也必矣韓愈拜京兆尹神策六軍不敢犯法曰是尙欲除佛者亦猶是也銷錢爲器其利十倍錢所以權百貨平低昂其鑄之也不計費不謀息今而銷之可不禁乎雖然銷而爲器錢雖毀而器存焉若夫散而四出舟遷車轉入於它國歸於蠻夷其害豈特爲器而已而不聞世宗

是猶萬物始生而不資於乾坤之元倒行而逆施之則冬雷夏霜蟄蟲不伏草木盡死而已矣
樞密使鄭仁誨卒上臨其喪近臣奏歲道非便上曰君臣義重何日時之拘往哭盡哀

自唐初五代之末不惑於陰陽小數者惟唐太宗德宗周世宗於君臣死生之際卓然自斷然德宗有始無卒而世宗享國不久不知其晚節之變否也惑於小數者必暗於大理歲道非便者小數也君臣義重者大理也世事是非對代無不如是觀

論世宗不惑
於陰陽小數

言身管身 卷三十
所從違則人之志業本末不可逃矣

帝親征唐主，兵屢敗，懼亡，遣其臣李德明奉表稱臣，請平上責之曰：爾主自謂唐室苗裔，宜知禮義，與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脩好，而泛海通契丹，捨華事火禮義，安在？德明戰栗不敢言。

世宗邢臺人，承國於先君，比之漢晉唐梁，最爲近正，其憤然欲削平天下，蓋念亂甚而望道切，真中原之主，可以臣事者也。李璟困而後懼，執志未一，世宗以捨華事夷，稱斷其罪，唐之君臣無以自白。

論唐不書
果

禁之則不以貨泉買遠方之寶，可知已。錢之散也，以買遠方之寶故也。上好之，下效之，於是關防不嚴，法制隳壞，真錢日少，僞錢日多，以不貲之價，糜有限之錢，雖萬物爲銅，陰陽爲炭，亦且不給。區區器像，又何濟乎？故惟至廉無欲，然後可蓄生人之共寶，而又關防嚴密，法制具在，鼓鑄不廢，則中國之錢真可流於地上矣。雖然，世宗所處有未盡者，寺觀鐘磬鈸鐸之類，不必存也。此屬西夷之樂耳。夷人吉凶皆奏之，若中國者，吉事何用鈸鐸，凶事

安用夷樂。若其自用，則佛固外死生離世俗，亦無事於此。直毀之可也。世宗曰：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此乃高明辯達，以實破空之正術，非誠欲割截身體如佛之幻說也。而司馬氏以仁許之，曰：不愛其身而愛民，世固有自愛其身而不愛萬民者，不可謂仁矣。今以愛民之故而不愛其身，亦安得爲仁。仁者愛己以及人，愛人以及物，推其所爲。若天斯昭昭之多，而無窮也。不愛其身而愛民，則仁何所本。仁無所本。

所謂大哉王言矣。韓子曰：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孟子曰：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幽谷也。南唐欲圖中原，而泛海結契丹爲援，又爲李守貞慕容彥超二叛出師謀國，如此欲久存得乎。

唐主使李德明言於上，請去帝號，割六州之地，歲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上不許。德明歸，勸唐主割江北之地。宋齊丘以爲無益，陳覺李徵古譖德明，言其賣國求利。唐主大怒，斬之。

綱目節錄其
文

異代割據非我之叛臣也。然拒境不通則當討伐以行一統之義。割地降號則當撫接以收四國之心。李德明請其主輸江北于周乃所以存國非賣國也。宋齊丘以割地爲無益直大言耳。豈有善後之策乎。事有名同而實異者。若朱异受侯景金寶建德諸將受王世充金是謂賣國。若六國割地以予秦石晉割地以予契丹是謂無益。

以問行逢爲武平節度使。制置武安靜江等軍事。行逢矯前人之弊凡馬氏橫賦貪吏悉去之。有徐仲雅馬八天策府學士也。自希廣之廢杜門不仕。行逢慕之。署爲節度判官。仲雅辭疾。行逢固召之。面授文牒終不受。

嘗馮道有愧於徐仲雅

周行逢雖黠卒然其爲政有足稱者。徐仲雅自以楚臣見其兄弟爭國廢殺相尋棄官而去。則當行逢改統軍府又蒙禮辟豈不可出身相佐。以靖一方。乃能守節尚志終不肯屈求之。五代諸國蓋鮮其比矣。可不謂賢乎。馮道貴爲上公疏封王爵。歷事五代之君朝同夕異其有愧於仲雅豈可數量

哉

帝徵華山隱士陳搏，問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嘗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

知人實難，陳搏之蘊，非世宗所知也。知其為隱者，方士而已。飛升黃白之問，不亦陋乎？搏以治天下對，已發其端，而世宗不能訪以治道，此亦何異梁武見達磨對面而不識也。雖然，搏有雄志傑才，而非儒學之逸民，其自為者，既與呂洞賓之徒相期。

論陳搏不得
與僑者同流

於汗漫之遊，人之聞之，亦謂其有神仙之術而已。此所以來飛升黃白之問也。象數之學，至邵康節而大備，康節得之於李挺之，挺之得之於穆伯長，而伯長得之於希夷者也。君子表康節所傳，自伯長而下，而不稱希夷，則以穆李皆儒者故也。自伯長而上，第曰推其源流，遠有端緒而已。搏究極象數，心經八絃，而不得與儒者同流，學貴於得正，而不差如此。

節錄其

光祿卿致仕柴守禮恃勢恣橫，帝既為太祖嗣，無人

敢言守禮子者。但以元舅處之。嘗以小忿殺人。有司不敢詰。帝知而不問。

不當復尊守禮

太上皇

出帝稱所生為皇伯。歐陽公不名曰人。世宗稱親父為元舅。歐陽公謂之合義。一何戾歟。世宗知其姓出於柴氏。而守禮又亡。則無責矣。其父固在。乃以元舅處之。果何義也。然則宜柰何。為郭太祖立後。封以大國。如殷之杞。周之宋。得用天子禮樂。以不忘撫愛富貴之恩。已則復姓曰柴。尊守禮為太上皇。立柴氏宗廟。以別生分類。正本始以示天下。

則其道並行而不相悖矣。歐陽公以守禮殺人。世宗不問。為寧受屈法之過。以伸父子之道。夫既以元舅處之。何名為父子。且曰刑一人未必能使天下無殺人。殺其父則滅天性。孰為重。夫事固皆當權輕重而執其中。然非可以殺父而論之也。故孟子發明父道之重。至以天下為敝屣。此乃與權者矣。

綱目全錄其

以王祚為潁州團練使。祚溥之父也。溥為宰相。祚有賓客。溥嘗朝服侍立。客坐不安席。祚曰。狔犬不足為

起

替朝

莫尊於父，王祚不以其子為宰相之故，而使侍立於客前，父坐子立，禮之正也。然莫貴於宰相，非百官所當坐而視其立者也。雖伸父子之分於家庭，而朝廷之禮，乃由此而替。然則宜柰何？父所客者，朋友也，等輩也，而其子不在相位也，則如祚所行可也。其稱子為狔犬者，亦非也。曹孟德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升兒子，真狔犬耳。此以詆誚它人，已非長者之言。豈有曰其子為畜牲者乎？不惟

五年

賤其子，適自辱其身。而世俗通用之，蓋未之思也。攻楚州四旬不下，帝自督諸將，乃克之。所部千餘人，至死無一人降者。

論世宗意在速成

褊狹者宜廓以寬弘，急促者宜導以紓緩。世宗之短，李穀、王溥、王朴二三大臣所當濟其不及而泄其過也。太平之功，非一日所能就，而世宗意在速成。故武威雖暢，而德信未洽。以楚州小城，力鬪而不肯下。至於甘心盡死，亦異於雲霓之望。時雨之師矣。故圖大業者無成，不若有成而速成；不若美

成也

唐主奉國為附，江北悉平。

江南者

韓熙載之江南，李穀送別，各言所志。穀之言酬，而熙載之言不應。熙載文士，一時高論，文士之常，豈李穀沈毅有器略之比哉？是則然矣。而自五朝至五代，都江南者，終不能北取中原，豈皆文士無用耶？曰：天下形便，有常勢，而經營大業者，有常理。漢高祖、光武、唐太宗，皆櫛風沐雨，惡衣菲食，躬擐甲胄，跋履山川，其勤既如彼，知人善任，修政愛民，令

聞日彰，眾情歸戴，其德又如此，是以雖初無分地，皆不越五六年而成帝業。若五朝五代之江南，苟幸無事，則已矣。其間有好大喜功，超河踐華者，曾不旋踵，又已失之。此無他，諸葛武侯所謂欲以不危而定之故也。已則安坐享帝王之奉，而使將士冒白刃，闢境土，亦以異乎漢唐創業者，其不得也宜矣。或謂江南之人柔脆，不可用於北方，則不然。項籍八千子弟，橫行天下，乃吳中人也。李陵步卒二千，力扼虎，射命中，當單于數十萬，乃荆楚人也。

宋高祖西取秦東取燕所回亡敵皆江南人也。

唐宋齊丘多樹朋黨專固朝權陳覺李徵古爭附之覺嘗奉使于周還矯帝命謂唐主曰聞江南拒命皆宰相嚴續之謀當爲我斬之唐主乃上言久拒王師皆臣愚迷非續之罪帝大驚曰朕豈教人殺忠臣乎唐主欲誅齊丘等復稟於帝帝以異國之臣無所可否。

論世宗暗合春秋之法

敵國謀臣我所惡也蓋有設間用計而去之者矣或有因其自相疑忌而幸之者矣未聞明揚忠直

喻使勿殺如世宗之於嚴續者用心如此天下有不報乎昔楚子納孔寧儀行父於陳孔子罪之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他國非吾所當預故也契丹立石晉論之曰桑維翰劉知遠趙瑩非有大故不可棄也維翰有功於汝宜以爲相久之維翰外爲楊光遠所劾內爲劉處讓所排先解樞機繼離宰路亦不聞契丹之來責也惟圓圓其國

則腹心之任，必有所寄，使爲彼內王，惟我所欲，故衛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往仕焉，乃往得仕，衛人代邢，二禮從國子廵城，掖以赴外，殺之。衛侯滅邢，又有甚者，楚相許德勳語唐人曰：今勿以吾介意，俟衆駒爭阜棧，乃可圖耳。韓非爲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若非李斯忌之，非下獄死，則韓亟亡矣。周世宗欲平江南者，以兵家詭謀論之，遣禮至可也。結許德勳以待事會可也。委桑維翰勿聽其廢罷可也。納孔寧儀行父

使再敗壞之可也。乃能惇信明義，伸嚴續之被讒，而於齊丘死生無所可否。素學黃老而暗合春秋之法，雖曰未學，君子必謂之學矣。

淮南飢，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責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懲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吏詭貸而徵諸編民，凡此

綱目節錄其
文

六年

論人不可不
子心不可不

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豐取約予爲術聚歛之。臣以頭會箕歛爲事。大旱而稅不蠲。水澇而稅不蠲。蝗蝻螟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數。則不書課。民戶納欠不破產。則不落籍。出於民者尚如此。而况貸於公者。其責償也。固不遺餘力矣。世宗視民猶子。匡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五代十二君。愛民者三人。而世宗爲最。漕運給耗。慮陪輸也。保任令錄。防貪穢也。冬役春罷。恐妨農也。毀寺禁度僧。減蠹弊也。立兩稅限。知旱

徵之害也。設科求士。欲吏治有方也。均定田租。使富不掩貧也。并鄉村。置團耆。絕公阜浸漁也。罷課戶俸。戶省官方私擾也。稱貸不責償。庶下沾實惠也。蓋自唐宣宗而後。政不及民。而置諸湯火之中者。將百年。而後世宗有君人之德。行不忍人之政。蓋嘗因與將相食。曰。連日大寒。朕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惟當親冒矢石。爲百姓除害。差可自安耳。又命刻木爲耕夫織婦。置廷中。其留心邦本如此。宜其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四海賓服也。故

嘗議論之、莫尊於君、所言必應、所欲必得、據無所不可之勢、而不知其有可有不可焉、則以不可爲可、率意而行之、故可以崇飲沉酣、俾晝作夜、可以冒女好色、婦言是用、可以淫于原獸、十旬弗返、可以殉貨愛寶、盈欲無厭、可以廣土貪地、糜爛百姓、可以峻法嚴刑、斬刈天下、可以窮極土木、千門萬戶、可以萬八千人、執樂歌舞、可以移山轉海、力役不息、可以害賢憎忠、割心抉舌、名之妖言、陷諸鈞黨、可以亢外保佞、崇長信使、引其黨類、傳其子孫、

行之一時、無不如志、此人君之勢也、雖然、所樂未畢、殃禍已及、益易而爲之、昊天不與、故也有不爲是、知戒慎矣、而猶不免焉者、豈無因而然哉、人君之職在養民、立之公卿大夫師長、下至賤官小吏、軍師旅伍、莫非爲民、非有他也、不知以民爲本務、於是有后妃之族、子弟之國、宗戚之里、權貴之臣、勲勞之將、宦賢之家、胥吏之人、黥籍之兵、伶伎之徒、釋老之聚、給使之役、工商之衆、游手之類、皆仰食於農、如鋤耰銍艾、相尋乎地上、取之不已、又陵

藉而困苦之、而養民之職曠闕損矣、養民之職廢、而殘民之事行、則愛民之報不施、而失民之禍必、至此三代所以享國久長、後世莫能及者也、昔者孔門高第惟顏子一人、見於論語者有兩問、一問爲仁、二問爲邦、聖人之答之也、異乎與諸子言者、其言爲仁、則指示天下歸仁之全、其言爲邦、則兼舉虞夏商周之事、是顏子於舜禹湯武、若是班矣、而其本則在於仁而已、舜而不仁、不能相禹、禹而不仁、不能相益、湯而不仁、不能學于伊尹、而後

臣之、武王不仁、必不能任周公、以伐紂興周之重也、一德立、則百善從之、於是后爲元后、臣爲元臣、而天地覆載之功全矣、楊子曰、學之爲王者事者也、故爲士者求仁得仁而已、爲君者止於仁而已、相吾君者務引之當道、志於仁而已、雖然、聖學無傳焉、如其有傳、則傳之者其心必仁、存諸心者仁、則形諸事者義、仁人衆多、且在人上所行皆仁義也、天下其有不治乎、人而不仁、皆在人上所行皆不仁不義也、天下其有不亂乎、是故憂世之君子

不患道之不行而患學之不傳不患士之不能力
行而患其無所知識所謂識而傳之孰急於仁矣
承蜩履狶操舟斲輪之賤猶有進乎技凝於仁之
妙絕聖棄智滅倫反理之教猶有盡精微離文字
之旨而於孔孟所傳則徒貫之以誦記華之以詞
藻分之以章句析之以偏旁斷之以粗迹而不知
其有堅可鑽有高可仰有幾可研有深可鈎有曠
可探有隱可索有原可取有安可居也是舉世挾
策讀書而貿貿然如擿埴而瞽步不仁之禍方諸
洪水猶加烈焉故人不可以不學心不可以不仁
求仁而得仁自天子至於庶人其爲先務一也是
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若合符節之道
而聞而知之所以爲後覺者也

清河後人張玉瑞重校

讀史管見 卷第三十一

讀史管見卷第三十 終

